

長篇技擊創作

力

還珠樓主作



3

新
型
長
篇
技
擊
小
說

力

• 還主樓主作 •

正氣書局出版

新 型 長 篇 技 擊 小 說

力

(3)

目 次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半夜裏飛刀…………… | 一 |
| 二 | 飛騎救人…………… | 一六 |
| 三 | 森林中的千里駒…………… | 四三 |
| 四 | 所期不至傷如之何…………… | 五六 |
| 五 | 留得芳顏與誰看…………… | 七二 |

新長篇
技擊創作

力 (三)

還珠樓主作

一 半夜裏的飛刀

土豪秦迪，正對妻子玲姑懷疑，不料又有三個爪牙，拿着兩把同樣的牛耳尖刀，先後趕上樓來，刀上各附有一張紙條，上寫惡快滿了四字，不禁大驚，又急又怒，一問經過，來人說是，這兩把刀和紙條，一在老太爺書房桌上發現，比時老太爺剛過完癮，走往前樓，遙望園中花燈，先見一個白衣短裝的漢子，在莊主樓後，閃了一下，跟着，便聽鑼聲炮響，回望糧倉起火，正要命人查問，忽聽房中奪的響了一下，因見火勢甚大，不曾留意，後知莊主回來，全村的人，均往救火，稍爲放心，恐受夜寒，回房抽烟，忽見書桌上，插着這把鋼刀，下有紙條，斷定那火，乃人所放，必有強仇大敵，乘莊主不在家，混將進來，看這神氣，來人定必不多，許是新村那夥土人，來此報仇，命小的傳話，告知莊主，不可慌亂，今夜雖然天陰無月，各處燈火甚多，這兩座樓，居高臨下，敵人踪跡，一望即知，不過我們近年仇人太多，敵人所用，乃是調虎離山之計，他如人多，定必一擁齊上，不會聲東擊西，那白衣大漢，莊中的人，無此裝束，敵人不是行刺，便是故意示威，擾亂人心，命將衆武師，傳令喚

來，按照老太爺以前所用信號火花，把人分成幾路，分頭搜索，專看信號火花方向，前往擒捉，把守路口的人，一個不許走動，祇見可疑的人，不問生熟，先發信號打鑼，再行動手，第一保住這兩座大樓，第二分頭擒賊，不可多耗自己人力，先去救火，把救火之事，責成那般土人，另下嚴令，搶得出多少是多少，燒掉的糧食，須由他們分攤賠還，就燒光也不妨事，他們怕賠，自然全去拚命救火，我們的人，保護莊主，搜擒奸細，免得顧此失彼，秦迪知道老賊心計奸巧，法令嚴密，以前對於徒黨土人，全用兵法管理調度，周密已極，自從自己當了村主，因見多少年來，都是平安，從無事故發生，平時忙着勾結官府，招納亡命，以爲吞併新村之計，加以酒色荒淫，又貪舒服，一味加增勢力，自恃人多力強，例有操演，無暇顧及，以爲久練之軍，一旦有事，一聲令下，聞命即行，無須十分顧慮，漸漸鬆懈下來，老賊也曾屢經誥誡，說新村土人，個個仇深恨重，雖然屢次命人窺探，均無形跡露出，到底人心難測，何況他們那等富足，我們既想吞併人家，定必羣起拚命，事前也須有個打算，平日不加訓練，到時難免手忙腳亂，尤其當初棄家投荒，爲首諸人，均非無用之輩，李誠更是胸懷大志，智勇深沈，那麼強壯的人，怎會染有奇疾，去住成都求醫，一去不歸，對村土人，均受我多年凌虐侵吞，移居開荒以後，如其懷恨，背地咒罵我父子，人情之常，還可無慮，可是每次探報，均說他們，爲了這次開荒，由李誠設下限田之制，按人分田，量方面

耕，另設兩種限度，照着各人勤勞智力，而取所得，過了最後限度，再歸公有，到了年終，仍以所積之半，分配全村，作爲春秋佳日，年時金節，行樂享受，添置衣物之用，另一半仍歸公積，以作防荒，和各種天災人禍，疾病死亡，以及鰥寡孤獨，養老撫幼之需，每遇公衆之事，荒了耕織，便由鄰家，輪流代爲料理，本身食用，和家中老弱，均由公家供給照顧，以致人人努力，不肯荒廢，不消三年，成了均富之鄉，就有幾個田財較多的，不是各人智力較高，能耐勞苦，勤於耕種，便是勤儉積蓄下來，因此人人安樂，家家均有存餘，對於以前被害之事，妙在一字不提，一任去的人，設詞挑撥，至多說是因禍得福拉倒，近年鎮上開賭，借着趕集交易，命人勾引，雖有幾個上套的，也都受愚一時，多少年來，從未聽到一句怨言，此舉不近人情，大是可慮，無事則已，一有變故，便是生死存亡之局，我近年老，體力日衰，烟癮又大，每日要到申時才起，就想得到，看得到，一個白天，已然過去，偶然躺在烟具旁邊，想起心事，覺着事關重要，當時一懶，也就過去，你又貪玩，不大肯來見我，父子見面時少，偶然對面想起，說上兩句，還不肯聽，你那作法，不是不對，官府固要勾結，內裏却萬不可這樣散漫，尤其對待莊中土人，雖然放縱不得，但那惡人，應由你手下人去作，你做好人才對，使他們知道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，才不致於成羣逃散，就算山外有人可招，不怕田荒，一則，這般土人，被我們制服多年，早已畏伏，成了習慣，家業墳墓在

此，祇有一線生路，可以度命，必要忍耐下去，新來的人，決不似他們那樣恭順，何況藉來人中，有好許多，都和教師交手，沾親帶故，你不立威，不肯出力聽話，如和土人一般對待，怨言立起，日子一多，互相勾結，反到衆叛親離，尾大不掉，結果他們自恃親故，一面倚勢橫行，加倍欺凌土人，迫其冒險逃亡，一面好吃懶做，你還管他不得，豈不是個未來大害，故此平日對你那般人，祇管厚待，照例操演，和應做的事，仍不可以放鬆，否則，一有變故，便難收拾了，秦迪雖比乃父，還要凶險，因是從小嬌慣，驕狂任性，自以爲是，近年更起凶心，想要吞併新村，以爲那麼大一片富足地方，不久便可到手，多少人也養得下，這般土人，有什智識，以爲因禍得福，比前更好，早已日久恨消，再說也不敢和我作對，屢次探報，均說他們，安分老實，過得甚好，老頭子防了一輩子，到了自己手上，怎就惹出亂子，分明年老昏庸，胆小多慮，老大不以爲然，爲免爭論，越發少往相見，老賊也拿他無可如何，不料此是從來未有的事，當夜又發生奸細，入村放火，小賊好勝，覺着應了老賊的話，聞言越發怒火燒心，跟着，又有好些人，拿了同樣的鋼刀紙帖跑來，心中恨毒，又覺處境可慮，來人本領高強，人數也許不在少數，一問經過，衆口一詞，都說發現鋼刀紙帖之處，共有好幾十處，人却始終未見一個，因奉老太爺之命，恐有仇人，來此行刺，先來保護，就便請示，秦迪聽完，急怒攻心，咬牙切齒，先朝衆人暴跳，數說了一陣，然後接

令，當夜刺客，必須擒到，但又防到自身危險，把幾個本領好的，全都留下，祇將信號放起，一面傳令，擒到奸細，加倍重賞，分出十餘個打手，照着老賊所說行事，待不一會，老賊又命人來，說今夜奸細可疑，牢中幾個囚人，有無新村的人在內，秦迪聞言提醒，正要命人，去往石牢查探，忽有黨羽跑來，說牢中四個囚人，已全被人救走，並將好馬盜走了三匹，防守的人，三個被一白衣蒙面大漢打傷，兩個被綁，秦迪聞言，氣得手足冰涼，一迭連聲，命人率衆追趕，留神各路出口，玲姑見小賊平日那麼凶橫，臨事忽然胆小心慌，祇管暴跳如雷，自不上前，反把幾個本領好的，留在身旁，和李強一比，相去天淵，又見奸細，一個不曾發現，心想時候不少，李強也許逃走，心方暗幸，忽聽老賊，命人傳話，猛想起李強，爲救豬兒而來，所行途向又對，決不放過，他孤身一人，深入虎穴，就此逃走，尙恐艱難，再救一人同逃，小賊雖囚，到底年輕任性，初經變故，手忙腳亂，李強胆勇機警，十九可以逃出莊去，老賊自來計慮周詳，平日防範又嚴，照他所說行事，豈不凶險萬分，正担着心，忽聽外屋人報，說牢中四個囚人，已被蒙面大漢救走，想起李強，真個英雄，那年見他，何等善良忠厚，受了狗子惡氣，聲色不動，既不害怕，也不露出一點火性，幼年共處，雖知他的心性爲人，與衆不同，想不到大來如此英勇，孤身一人，往來虎穴龍潭之中，還敢在強賊密伺之下，連救四人，把防守的惡奴打手，一齊打倒，如今事鬧越大，不知能否安然

逃出，又是驚喜，又是佩服，遙望糧倉那面，火還未熄，衆聲喧嘩，隱隱傳來，一般救火土人，先受惡奴鞭打監督，此哭彼號，紛亂異常，後來老賊傳令，將惡奴打手撤去，不再受刑，但一想起，燒掉的糧，均要分攤賠償，這比挨打受刑，還要慘酷，糧如燒多，買兒賣女，都賠不上，一個個痛苦呼號，心寒胆戰，越發拚命搶救，已有數人，被火燒傷，有的把身上衣服澆濕，就地打滾，哭喊之聲，慘不忍聞，火光之下，看得畢真，正想秦氏父子，這等橫暴，必無善終，一面朝東南方李強去路查看，忽見樓前不遠，左側花林中，似在搖動，定睛一看，正是一個蒙面大漢，騎着一匹白馬，輕悄悄穿林而來，相隔樓前，約有十餘丈，那馬忽然一聲驕嘶，把頭一昂，一躍四五丈，祇一閃便飛落在樓的側面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剛嚙呀得一聲，馬上人一手持着一條五六尺長，先前所見的軟鋼鞭，帶着馬繮，面向樓上，哈哈一笑，揚手便是一道尺許長的寒光，朝上飛來，奪的一下，好似釘在外屋欄杆之上，跟着大漢，將鋼鞭交與右手，左手一拾馬繮，掉頭馳去，那馬翻蹄亮掌，其行如飛，晃眼便是好幾十丈，這時，是有一點本領的武師打手，全都聚在樓上，圍住秦迪，隨同咒罵，胡猜奸細來歷，自命好漢，亂出主意，擒到敵人，如何慘刑拷打，要是新村土人所爲，明日便殺將過去，就勢吞併，斬草除根，雞犬不留，殺他一個出氣，擒來婦孺，全作奴婢，一個個趾高氣昂，七張八嘴，正在烏烟瘴氣，獻媚討好，自誇本領，多半不曾注意外面，樓下大廳內，也

聚有二三十個次貨，先還拿着兵器，站在樓前，耀武揚威，各說刺客祇敢入樓，必把他斬成肉泥，代莊主消氣，亂了一陣，忽聽人報，說蒙面大漢，一個人打倒五個，又把牢中四人救走，這般會點毛拳花槍的打手，俱知遇見能手，不是倚仗人多，可以濟事，自己吃幾碗飯，到底有數，聞言十九胆寒情虛，紛向來人打聽大漢，用何兵器，如何這等利害，必是人多，不祇一個，否則，那有這高本領，一個人打倒五個，救走四個，除非傳說中的劍俠異人，斷無如此情理，因狗子不在身旁，大家一樣，無須遮掩，傳話的，恐人笑他無用，再一過甚其詞，全發了毛，幾個胆小的，不由自主，退將進去，下餘諸人，也各跟進，那麼多的人，明爲防護待敵，却退在廳內，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，也未顧到外面，忽聞馬嘶，連人帶馬，已似飛將軍，從天而下，落到樓前，正是先前傳說的蒙面大漢，端的人是英雄，馬是龍駒，威風凜凜，天神也似，當時全被震住，互相朝前呆看，一個也未走出，及至馬上人，飛刀出手，釘向樓欄之上，樓上當時一陣大亂，這般教師打手，因見無事，又料刺客，不敢前來，空吹大氣，所用兵器，全都放在一旁，忽然變出非常，敵人竟敢單人獨馬，當面挑戰，來勢又是那麼威武神速，人強馬壯，知非易與，全都慌了手脚，有的裝着保護主人，攏了狗子便退，口中直喊，快捉奸細，我保莊主要緊，你們殺呀，有的還在爭取兵刃暗器，亂作一堆，等到分別拿了兵器，狗子又是害怕，又是憤怒，氣得亂跳，方想敵人多麼利害，也祇一個，

怕他做什，平日那等威風，遇上事來，自己這多的人，却任一個獨腳強盜，當面猖狂，也太說不下去，念頭一轉，紛紛出動，畢竟人多勢盛，有兩個爲頭一喊，俱恐落後，紛紛吶喊怒罵，胆子全都壯了起來，均想當着主人，表示忠勇，有的拿了兵器，便往下跑，有的竟順樓欄，翻將出去，緣着樓柱，就往下溜，秦迪見衆都走，又復心慌害怕，跳腳怒喊，你們都走，誰來保我，話才出口，又覺情急之間，把話說錯，弱了聲威體面，忙又改口怒道，狗強盜祇得一個，至多還有幾個黨羽，我們人多，各處口子均有專人防守，不怕他跑上天去，樓上的人，無須下去，樓下還有多人，莫非都是飯桶，快叫他們，分頭追趕便了，話未說完，樓上一亂，樓下那夥打手教師，也都明白過來，覺着這等怯敵，太已難堪，拿了兵刃暗器，倚仗人多胆壯，往前追趕，這原是轉瞬間事，樓上爲首衆武師，早看出來人，是個勁敵，本是做作，秦迪一攔，正合心意，連那將下來的幾個，全都退了上來，樓下這夥二路的教師，和惡奴打手，却吃了大虧，原來馬上大漢，對於退路，早已看明，有了成算，特意來此誘敵，先由花林中，悄悄繞出，把預先寫好的紙條，用刀插好，揚手朝樓上打去，哈哈一笑，回馬就跑，迎面遇見兩個狗黨，見大漢馬過，妄想貪功，各持手中刀棍，避開正面，想打馬腿，吃大漢回手一鞭，一個連人帶棍，一起打倒，另一個持刀的，心一發慌，本想逃避，昏忙中反往左閃，正好撞上，被癩梢掃中刀背，噹的一聲，飛起二三十丈高下，落向花樹上

面，唳唳連聲，把樹枝斫折了好些，花落如雨，洒了一地，樓中幾個胆大一點的，也自追近。見狀挫了銳氣，主人就在樓上，又不便退，呆得一呆，後面的人，也自追來，祇得各把脚步放緩，舞動手中兵器，向前喊殺，可是誰也不敢當先追上，滿擬能把敵人嚇跑，便可交代，馬比人快，快追不上，不料大漢，打倒兩人，本已跑出四五丈，一聽後面喊殺之聲，回顧敵人追近，忽然一拍馬頸，嘴裏說了兩句，跳將下來，那馬一聲長嘶，立時馳去，晃眼投入前面樹林之中不見，大漢又是哈哈一笑，回身迎來，飛入人叢之中，舞動長鞭，一路亂打，這時，衆惡奴打手，有的已將暗器取出，準備由後打去，能打中敵人，自是奇功，否則，也不致於受傷，做夢也沒想到，敵人如此胆大，竟會回身應敵，先還倚仗人多，想試一下，不料那條純鋼軟鞭，長約七尺，約有茶杯粗細，舞動起來，寒光閃閃，風聲呼呼，宛如一條銀電，休說近身，兵器挨着一點，被他掃中，不是當時打斷，便是一下磕飛，震得虎口崩裂，手臂酸麻，人要被其打中，更是筋斷骨折，不死必帶重傷，總算大漢，不肯下那毒手，有那閃避不及的，祇將能剛能柔的長鞭，朝腿上輕輕一纏一抖，將人掃跌在地，並不打死，共祇兩個暗放冷箭的敵人，一個被大漢擋開暗器，就勢一鞭打死，一個將腿打斷，同倒地，上，經此一來，嚇得衆人，抱頭鼠竄，四散奔逃，那裏還敢上前，秦迪見大漢，如此凶猛，動作如飛，又驚又怒，正令樓上武師，居高臨下，亂放鏢箭，忽然一枝火花信號，由正北方

樓前飛起，隨聽鳴鑼吹號之聲，知是老賊在所居樓上，看出自己無能，代發號令，轉眼全村壯丁，便按陣法出動，暗罵自己該死，照着老頭子操演佈置，休說一個敵人，再加許多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，如何祇顧胆小，把人聚在一處，任憑來人猖狂，來往橫行，毫無一點作爲，別的小事，老頭子少時見面，必要誇他本領，說我無用，這人怎丟得起，越想越恨，不由羞惱成怒，犯了凶野之性，覺着自己從小也會練過武功，自從娶妻納妾，好淫使女，酒色淘虛，太貪舒服，行動需人，才致臨敵如此胆小，多大本領，也打不過人多，何況陣法發動，層層埋伏，到處都有絆馬索，弓箭手，任他人強馬快，轉眼成擒，身邊又帶有這多有本領的武師，怕他何來，念頭一轉，心胆立壯，頓犯凶威，決計率衆追上，擒到刺客，拷問何人主使，有無餘黨，又可讓乃父看看，使其心服，免得老賊說嘴，正在傳令，率衆下樓，追趕圍攻，不料大漢剛將衆人打散，仰望信號飛起，忽然哈哈一笑，回身就走，同時外搜尋敵人的黨羽，望見信號，起自北崖，知道老賊，親自發令，不敢懈怠，各照光色指示，四方八面，喊殺追來，大漢更不回顧，如飛前馳，小賊以爲敵人驚慌害怕，越發胆壯，忙喝快追，不可放他逃走，正追之間，遙望前面轉角上，一夥賊黨，各持刀槍，喊殺迎來，把大漢夾在中間，兩頭堵住，心更狂喜，正在急喊，快追上去，招呼他們，要留活口，大漢忽然一聲長嘯，縱身一躍，便朝側面土坡樹林中縱去，秦迪知道坡後，有一溪河，有兩三丈寬，敵人決

縱不過，兩頭又有追兵，全是死路，恐受暗算，不敢急進，傳令手下徒黨，說敵人已入死地，等人到齊，四面合圍，再不出來受擒，便用火攻，點燃樹林，活活燒死，話未說完，忽聽遠遠大聲喝道，無知狗種，惡貫滿盈，不久遭報，還敢猖狂，我家住南山避秦嶺，離此七十里，如有本領，可去那裏尋我，以後再要殘害良民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，連有限一半年的狗命，都活不成了，狗子一聽，語聲來自對岸，忙率衆人，趕往坡後，忽聽遠遠一聲馬嘶，趕到溪邊一看，對面林野中，那白衣短裝大漢，已騎着那匹白馬，飛馳而去，想起對溪這片野地，羣山環繞，雖有一條缺口險境，住有七八家土民，和幾個防守的人，並有閘門竹障，看敵人如此機警凶猛，恐非其敵，忙率衆人，沿溪回走，想由溪橋過去窮追，另一夥黨羽，也自趕到，聲勢越盛，同時，空中又有信號飛起，指示逃路，料知全莊人等，在老賊信號發令之下，定必分路追來，敵人雖然馬快，沿途道路崎嶇，險境太多，步行仍可追上，正率羣賊，搶先過橋，不料那橋，早被敵人，暗中做了手脚，剛到橋心，嘵嘵一聲，打斷了一大段，衆人紛紛落水，狗子也在其內，還受了傷，亂了一陣，才把落水的人，全部救起，秦迪冷得周身亂抖，敵人逃走已遠，既冷且痛，銳氣全消，祇得傳令分人追趕，自己由惡奴抬着，帶了幾名有本領的武師，垂頭喪氣，一路咒罵回去，到家換完衣服，玲姑聽說李強逃走，心中喜慰，表面裝着慇懃，爲秦迪調藥醫傷，埋怨老東西，不該這等大舉，也不想，

你就這一個兒子，何等寶貴，如何令他率衆追敵，敵人會發飛刀，方才曾到樓上，似想行刺，把我嚇了一大跳，因你不在，才走一會，你就回來，也不容人開口，又跳又罵，嚇得那張紙條，不知何往，方才風大，也許我放在桌上，被風吹走，他那口氣，才利害呢，狗子從小忤逆，正恐老賊怪他，聞言自合心意，夫妻二人，正在議論埋怨，秦十聞得狗子，落水受傷，也不顧夜深風寒，仇敵是否還有，帶了一夥人，喘吁吁親自趕來，進門見狗子臥在床上，好生心疼，正要開口慰問，忽有惡奴，飛馬來報，說蒙面大漢，逃到山口，防守的人，已早得信，上前迎敵，全被打倒，毀了閘門，連人帶馬，躍過木柵，往東南方山中跑去，等到我們的人，追出口口，人已無踪，天時昏黑，星月無光，南山又在起霧，據防守的人說，蒙面大漢，未出口以前，聞得口外，會有好幾匹快馬馳過，半夜三更，方才莊中，又有人放火，發生變故，心中生疑，趕出探看，乃是三匹快馬，分坐五人，當頭一個白衣大漢，還拿着一個火把，因是背影，不知蒙面沒有，晃眼往南山跑去，追趕不上，老太爺又連發信號，正在驚疑，蒙面大漢，便騎馬跑來，看神氣，這夥敵人，必是遠處跑來等語，老賊聞報，祇管低頭尋思，也未開口，狗子天性涼薄，陰險好勝，一見老賊，趕來看望，絲毫不知感激老父慈愛，反覺平日不聽父言，才致丟此大人，心生厭惡，一面裝病裝痛，使老賊担心，以免埋怨，一面故意朝着玲姑問道，你把紙條的話，告知老太爺，我此時周身酸痛寒冷，想睡一

會，那有精神說話呢，玲姑忙道，紙條上寫他是東南山中大俠，替天行道，專殺惡人，並還未卜先知，今天把人救走，以後我們，祇再虐待土人商客，便將全家殺死，雞犬不留，還有些話，已不得了，老賊何等精細，早就斷定，今日仇敵，必是新村派來，中有好些疑點，又早看出所留紙條，匆匆寫成，筆迹潦草，話也癡頭縮尾，祇一兩句，分明是恐來歷被人看破，故意遮掩，連大漢行時所說，避秦嶺住家之言，全是假的，正在盤算，如何應付，忽聽玲姑，說了這一套，更生疑心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把一張陰滲滲，有皮無肉的老臉一洗，冷笑道，今夜之事，來賊決不祇此一個，也許還有內應，都不一定，紙條何在，取來我看，是否一人所寫，玲姑說完假話，見老賊，注定自己，滿臉陰險狡詐之容，一言不發，猛想起老賊鬼詐多端，最是難惹，莫要被聽出破綻，心方一動，忽聽這等說法，越發驚慌，再看老賊，扳着一張醜臉，正用那雙三角鬼眼，望着自己，似在查看神色，猛觸靈機，想起一條反間之計，也扳着臉，正色答道，方才紙條被風括走，沒有找到，公公老看我臉做什，說罷，裝着負氣，往旁走去，狗子一見老賊趕來探望，先就不快，再聽他追問紙條，目注玲姑，神色不善，越發有氣，及聽玲姑答話神氣，面有羞憤之容，猛想起老賊以前，好色如命，雖因年老多病，不能房事，妻妾之外，依然霸佔着幾個土人之女，不許嫁人，平日常說，媳婦美貌如仙，從所未見，夫妻之間，情愛不可太濃，免傷身子，今夜既說因我受傷落水，趕來看

望，進門也不問傷勢如何，祇朝媳婦，看之不已，分明看上愛妻美貌，想要爬灰，不禁氣往上撞，裝着病痛，呻吟說道，夜深春寒，你老太爺，何苦放了好烟不抽，和審問案子一樣，來此盤問，你媳婦不過長得好看一點，他又不是強盜，這樣查顏觀色，審他作什，那紙條我也看見，實在被風由我手上吹走，罵你的話居多，你媳婦不好意思說罷了，其實一兩個毛賊，用不着費那麼大的事，本來好好，偏要小題大做，害得我周身是傷，又灌了一肚子冷水，幾乎淹死，這還不是老太爺，心疼我的，彼時我要肯聽媳婦的話，留下幾個好手保護，祇命他們，照着號令行事，又恐你老太爺，怪我無用，他見我受傷落水，女人家，自然幫着一點丈夫，想起這是老太爺的慈愛，未免難過，應對不周，也是有之，不過，這是兒媳婦的臥房，當老太爺的，打罵兒子應該，明日請早，祇你日高三丈，起得了床，一呼卽至，用不着御駕親征，請先回去吧，我又冷又痛，還想睡一會呢，老賊雖然狡詐多謀，料事如見，無奈祇此一個獨子，溺愛太甚，放縱年久，公然忤逆，無可如何，聞言祇管氣憤，一見愛子語音微弱，反到心疼起來，伸手一摸頭上，果有寒熱，心想愛子，從小嬌慣，第一次吃這大苦，難怪氣憤，向我撒嬌，如說重話，萬一因氣加病，如何是好，祇得強笑答道，乖娃兒，不要生氣，你爹爹全是爲好，那紙條祇要是你眼見，就無話說了，狗子接口冷笑道，莫非你媳婦看見，就是假的，另外還有一張，沒有被風吹走的呢，說時，玲姑在旁，早已想到李強

騎馬出現時，飛刀上附有一張紙條，也有警告之意，忙即取來，寒着一張臉，放在床前茶几上面，說聲老太爺請看，便即轉身，代狗子把被掖好，問吃什麼東西不吃，你爲全莊的事，騎了一天馬，由縣衙門回來，水米不刷牙，回家亂到如今，又灌了一肚子冷水，人怎禁得住呢，狗子冷笑道，此時什麼不想，祇等老太爺走後，好睡一會，再要心煩，活不成了，老賊看紙條上寫，你父子多年殘害人民，罪惡如山，再如不知悔禍，祇敢荼毒良善，必用飛刀，將你斬首，死無葬身之地，下有七個黑點，與前留紙條記號一樣，不會具名，忽然醒悟過來，當時想好主意，正要開口，一聽狗子，又下逐客之令，以爲少年夫妻，大難之後，必有許多溫存，不願老人，在旁作梗，故說氣話，溫言笑道，乖兒子，不要嫌我，今夜之事，是個極大禍根，任他善於掩飾，我也看出幾分，天已不早，改日和你商計，也是一樣，狗子和玲姑，理也未理，老賊到此境地，真覺無趣，祇得扶了隨行美婢起身，到了門口，忽又想起，愛子好高任性，敵人甚強，頗有能者，時機未到，一發不可收拾，必須官私兩面，準備周密，穩紮穩打，一舉成功，方爲上策，念頭一轉，重又回身，對狗子道，乖娃兒不要亂想胡猜，今夜仇敵來歷，我雖看出幾分，並非新村土人所爲，他們也無如此大胆，傷好復原，一面加緊勾結官府，一面加緊操練手下人等，原有教師，本領還嫌不夠，最好命人，聘請幾個好手相助，不問是否新村，還是南山強盜，必須自己準備周密，實力雄厚，手到成功，屆

於有勝無敗之勢，才可發難，千萬輕舉妄動不得，對於本莊土人，這半年內，也要稍爲放鬆一些，但是方才燒掉的糧食却非賠不可，第一次失火，不要他們賠，以後怎會隨時留意，代我照看，還待往下說時，狗子見他，去而復轉，祇管嘮叨，好生氣悶，所說的話，一句也未入耳，氣憤憤道，老太爺，請回罷，夜太深了，這是兒媳婦的臥房，我還想睡一會呢，你那些高明主意，我早知道，就算我是糊塗種，沒有你太爺指教，寸步難行，我明天又不會死，要是短命，人也死了，主意多高，也是無用，兒媳婦的臥房，怎麼來了就捨不得走呢，玲姑也在旁幫腔道，天快亮了，請回罷，他一天忙到晚，無非想給你爭光，保持這分家業罷了，他又傷又病，想睡一會，逼得他死呀活呀的，直說氣話，何苦來呢，你老太爺，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也該疼他一點呀，狗子不知玲姑，自從再見李強，恨他父子刺骨，有心離間，以爲和他一鼻孔出氣，心中高興，表面不住冷笑，老賊實在無法再說下去，祇得嘆了口氣，轉身就走，玲姑借着公公和他做眉眼，老不正經，不特未送，反把老賊，方才看他，恨不能把眼釘在肉裏情景，告知狗子，秦迪始念奇重，性又多疑，氣得和玲姑咒罵了一陣，才起飲食，安歇養傷，

二 飛騎救人

李強匆匆別了玲姑，剛由樓上縱落，便聽人馬喧嘩之聲，快到樓前，料知狗子秦迪，必已回轉，探頭一看，糧倉火勢大盛，天都紅了半邊，暗忖，全莊敵人，均忙救火，乘機下手，再好沒有，便將那匹玄色軟緞，纏向肩上，輕悄悄繞着樓右樹林，飛步掩將過去，仗着幼時嬉遊之地，這些年來，莊中雖有興建，樹木也都格外長大，形勢仍和以前差不許多，事前又得異人所贈地圖，指示甚詳，走出不遠，便把昔年地形，全想起來，囚人崖洞，本來記得，祇多了大片馬棚，內有不少驛馬，互相嘶鳴，極容易找，又當忙於救火之際，全莊人等，均往火場趕去，祇有兩人，防守牢洞，一個正在棚內飲酒，一個在外看火，李強先把身子，掩藏樹後，看清內外共祇兩人，越發放心，正打算驟出不意，將這兩人打倒，入牢救人，忽聽遠遠一聲馬嘶，似頗耳熟，心中一動，方想這兩人，一裏一外，祇要逃走一個，人便難救，還難脫身，事有湊巧，棚外那人，忽想小便，逕往樹後走來，不知側面暗影中，藏得有人，剛拉褲子，吃李強撲上前去，抓緊頭頸，掀倒在地，就勢解下褲帶綁好，撕下一片衣服，塞向口中，跟着，掩入棚內，見那狗黨，擺着一桌酒食，吃得大醉，自言自語，說囚人可惡，日常悲哭討厭，少時要他好看，李強聞言大怒，掩將過去，伸出左臂，照準那人頭頸，祇一勾，連聲也未出，便閉過氣去，照樣綁好，放在地上，尋到石牢一看，豬兒果在裏面，另外還有三人，綁在柱上，正在苦熬，門已下鎖，忙又回到醉漢身旁，搜尋鑰匙未得，牢門堅固，鐵

鎖又重，急切間，決打不開，心正發急，微聞牢門鎖響，心中一驚，料是敵黨尋來，忙把醉漢，藏向馬槽後面，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馬棚甚大，離牢洞約有十餘丈遠近，覺着事不宜遲，照此情勢，也許外面被綁的人，未被發現，忙又掩將過去，還未近前，便見牢門大開，豬兒似在裏面和人說話，跟着，便有一個囚人，探頭外望，豬兒也走了出來，腿似受傷，站立不穩，見了自己，把手連招，面有喜容，忙趕過去，猿兒搶前說道，你不是李三哥麼，怎和那位恩人打扮一樣，李強還未及答，牢內又有兩人，互相扶持走出，一問經過，才知方有人，瞥見門外，有一蒙面白衣大漢人影閃過，一會忽又回轉，開鎖走進，拔下胸前小刀，將四人綁索，一齊割斷，自稱南山隱名人七星子，還有一個同伴李強，已然來過，你們可稍活動手脚，等他再來，乘着無人，挑上幾匹好馬，照我所說途徑，往東方入莊大道逃走，那裏雖有敵人防守，一半前往救火，剩下幾個，已被我打倒，離此又近，千萬不可再由原路逃走，我們少時如與見面，不可開口，犯他之忌，否則有害，以揮手爲號，上馬就走，敵人雖多，有他暗助，足能應付，這裏他每隔些日，必來一次，敵人虛實性情，全都知道，今夜爲助李強救人，到處均有準備，決不妨事，出險之後，不可同回新村，祇往東南方山中逃走，越過森林，到了青龍澗崖洞，把人安頓好後，換了衣服，各自回村，不可顯露形迹，底下的事，自有他來料理，並說，四人到有兩人受傷，馬祇三匹，五人分坐，由李強當先領路等

語，說罷，走去，等了一會，出來探望，不料李強，果然尋來，李強一聽，森林中怪俠，蒙而大漢，竟在暗中相助，心胆越壯，喜出望外，正領四人往外走出，忽聽嘍呀一聲，跟着，金鐵交鳴，兵器亂響，雜以呼喝之聲，搶前一看，原來蒙面大漢，正尋來三匹好馬，備好鞍轡，忽見三個敵人，飛步走來，忙往旁一閃，冷不防一鞭，由後掃去，先打倒了一個，三人原是防守石牢的爪牙，先往救火，剛到火場，便接老賊號令，吩咐全莊人等，各守本位，不許妄動，祇令沒有一定職司的人，隨同各位教師，分途搜索奸細，忙往回跑，剛到棚前，回顧同黨，被人打倒，身後有一持鞭蒙面大漢，忙呼有賊，一面迎敵，才一照面，一個被大漢，將手中鐵棍打飛，往棚中逃去，迎面遇着李強，覺着前後兩強敵，直似一人，化身爲二，形貌打扮，無不相同，剛驚叫得一聲，吃李強飛身一腿，踢倒綁起，另一個比較狡猾，又打得一手好暗器，看出敵人，力猛鞭沈，剩下自己一人，決非敵手，一邊逃走，一邊取出補箭，正待回手暗算，忽聽腦後風生，情知不妙，想躲無及，吃大漢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，先倒的一個，腿已打斷，痛死過去，李強過去要綁，大漢搖手止住，見李強身上，斜插着一匹軟緞，隨手取下，把所備三馬，牽到面前，先扶兩個受傷較輕的，騎上馬背，再將軟緞，剪成兩段，把兩個傷重的綁指馬上，攔腰束好，李強早把大漢，敬佩若神，見他行動敏捷，身法輕快，又有力氣，面具當中，點着七顆紅星，忙卽下拜，兩次請問姓名，大漢搖

手不答，拉起李強，手指出路，一面用手示意，自己也要隨後追去，令引逃人先行，跟着便見信號火花，由老賊所居樓前飛起，李強見大漢頓足，發怒催走，祇得騎上另一匹空馬，照着豬兒方才所說途向，借着樹林掩蔽，往前馳去，這條路，本是入莊三條要口之一，相隔火場最遠，新加的幾個防守人，接到號令，正往回趕，和五人前後相差，也就幾句話的功夫，李強途中回望，來者共有六七人，手持火把，相隔不過二三十丈，這一帶無什燈光，尙未發現自己，方想這夥人，脚程不知快慢，如被追上，却是討厭，剛把馬一勒，意欲斷後，忽聽後面驚呼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來人已被蒙面大漢，攔住去路，一照面，就打倒了三個，知己無事，正想此人，真個飛仙劍俠一流，比我還強，又馳了一段，回顧馬後敵黨，聲息皆無，祇有一人，手持火把追來，其行若飛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蒙面大漢，剛把馬一停，人已追上，遞過幾根火把，打一手式，便自退走，晃眼沒入來路樹林暗影之中，不知去向，越發驚奇，連忙趕向前面，一會到了出口，果然柵門大開，毫無攔阻，過時，隱聞道旁木屋之內，有兩三人，咒罵呼喊，知是防守出口的人，被擒捆綁，正在掙扎，便不去理他，五人三馬，容易易，跑出莊口，見橫架山溝的吊橋，也自放落，心想，此人不特武功絕倫，走如奔馬，比我哥哥還強，那胆大機警，輕靈敏捷，心細如髮，更是出人意料，不知此去青龍澗，能否與之對面，結一志同道合，患難骨肉之交，邊想邊跑，不消片刻，馳入東南山溝，到了森林

邊境，見山中正降大霧，如非大漢送來幾根火把，這條山溝，便通不過，先把逃人，引到平日牧羊的洞內，放下馬來。坐下一問，全都腹飢，便將身帶乾饈牛肉取出，各分吃了一點，細問蒙面恩人，可還說過什麼話，豬兒答道，這位恩人，身材相貌，和你差不多，祇是皮膚較黑，他說日內，送你一匹好馬，無論是誰，再與相見，他不開口，不許人問，對你口氣甚好，說是事完之後，還要和你交友，結爲兄弟，別的未說，李強把四人傷處解開，查看了一遍，取出蒙面人所贈傷藥，分別敷上，再把洞中所藏，平日出入森林的燈籠，取出點燃，領了四人，往林中走進，仗着熟路，追兵決不會來，無須快走，祇用軟緞，把受傷的人，攔腰繫住，照着地勢難易，時慢時快，數十里的森林，走到青龍澗，天早大亮，一見日色老高，忽然想起，龍姑見我天明不歸，必當失陷莊內，以他對我的深情，至遲候到中午無人之際，必往虎穴窺探，凶多吉少，不禁憂急起來，且喜洞中飲食齊備，並有好些現成吃的，不願再等蒙面人歸來，匆匆安頓好了四人，連話都不顧得說，便往回跑，豬兒見他，忽然神態失常，滿臉憂惶，想要回走，忙拉住道，三哥，你走不得，丟下我們誰管，恩人還要來呢，李強急道，你快放手，祇顧救人，莫要累他吃著着急，隨說，把手一甩，飛步就跑，豬兒也沒聽出說的是什麼話，忙追出去，李強關切龍姑，心亂如麻，正往前跑，忽聽前面嬌呼三哥，如此慌張，是爲什麼，抬頭一看，正是龍姑，由崖側山石後，掩了出來，相見驚喜，笑問，

這大的霧，二妹怎會來此，莫非你又跟在我的後面麼，龍姑抿嘴笑道，你這人，樣樣都好，待我更厚，就是有點看不起人，老以爲女子，不如你們男人，什麼事都應落在後面，也不想，都是一樣的人，怎麼男人做的事，女人就做不得，如非志同道合，我爲何非嫁你不可，我兩個同在一村長大，定婚以後，一同做事放羊，一同習武遊獵，除天生體力，不能勉強而外，那一樣比你差，如何去往桃源莊救人，我就不能同去，我也知你疼我，担心，怕我犯險，全是好意，但我也是一個有血氣的人，身強力健，耐苦耐勞，不畏艱險，還不是和你一樣，心雄志壯，想把兩村的人，救出火炕，脫離險境，同享安樂，又不是那些富貴人家的小姐太太，平日祇管享受，過得舒服，除了百計千方，巴結男的，討他喜歡而外，絲毫不能自主，我和你自是情深愛重，如要把我管住，不許隨意行動，坐享現成，休說我不願意，也配你這樣人不上，無奈你天性固執，關心過甚，說什麼，也不許我同去，恐你到時，顧慮太多，我不能相助，反到誤事，祇得忍住，自你走後，我正想起難受，覺着你如信我能力，一同前往，無須過慮，就算有險，爲了公衆的事，死了都值，夫妻死在一路，更有意思，你偏不聽，倘有疏失，剩我一人，活在世上，豈不比死還難受，正在發愁，去尋爹爹商計，忽然發現他老人家，手中拿一紙條出神，好些可疑，搶過一看，才知今夜桃源莊之行，有蒙面大俠七星子相助，已先入莊，暗中佈置，到時，決可成功，命我等你走後，照平日走慣的路，

拿了燈籠，並把你的舊衣帶上，去往青龍澗崖洞等候，至多天明以後，你必把豬兒救往當地，以後對外，祇說豬兒，犯了村規，負氣逃走，不知何往，一面告他父母，假裝悲苦，別的一字不提，等你事完，再和往日放羊一樣，一同回去，日內還要送你兩匹好馬，兩付套索，令我夫妻，照他所說練習，到了時機，自然相見，偶然對面，不可多問，問也不理，他手下的人甚多，暫時還不能公然出面，恐我孤身一人，夜入森林，雖是走慣的路，林中野獸，均已除盡，到底難料，已命兩個得力同道，暗中引路護送，決不妨事，免得彼此懸心，引起對頭生疑，爹爹雖知此行無害，終恐我孤身女子，夜入森林，路又太遠，好些顧慮，不和我說，又對不起人家好意，打算令我就在林外羊洞等候，不要入林，怕我不聽，還在爲難，被我發現紙條，得知真相，心中大喜，再三和爹爹說，林中大俠，本領驚人，所說的話，萬無一失，我屢次受他厚恩，必須照辦，不能違背，何況近三數年，你我夫妻，同出同入，寸步不離，誰都知道，明日早起，祇我一人在家，桃源莊偏又出了變故，對頭非生疑心不可，近來村中，常有奸細窺探，不比以前，豬兒被人救走，對頭定必命人查探，甚而公然登門，都不一定，一個不巧，便是大禍，爲了全村生命財產安危，非去不可，羊羣也要帶去，以作遮掩，好在我夫妻放羊打獵，往往深入後山，半夜起身，常有的事，不遇上人更好，遇上人時，就說，你在前面，解手等我，也可瞞過，帶了羊羣，容易掩飾，萬一遇見野

獸，也易脫身，爹爹無法，祇得答應，因想看你背後心意，先把羊羣，藏在去年尋到的小洞之內，免你過時發現，剛入森林，便見前面，有燈引路，彼時霧還未起，我也帶得有燈，走路方便，忙問，前面可是大俠七皇子派來，那人答說正是，我還要回去接應遇救的人，請你快走，我追了半夜，也未追上，到時，天還不曾亮透，想起分手時，和你說定，天明不歸，我便入莊探看之約，料你有此異人相助，必能成功，祇不知對我真意如何，匆匆把帶來的現成食物，安排停當，便藏起來，先在洞內，等了一會，眼看天已大亮，尚無音信，引路人早在出林以前失蹤，始終不會追上，霧退以後，太陽滿山，越等越心焦，正自疑慮，去往林中探看，忽聽人馬說笑之聲，有你在內，這才放心，忙又回身藏起，這崖石後面，有一小洞，正看洞內，見你忽然神情慌張，滿臉愁容，累了一夜，一點東西不吃，就要回起，知是爲我担心，越發歡喜，本還想逗你發急，尾隨入林，走上一段再喊，後聽回答豬兒的話，全由心裏發出，你平日何等沈穩，無論遇到多麼驚險危急的事，都是定心定神，聲色不動，像這樣心慌意亂，滿臉愁慮之容，還是第一次見到，心中實是不忍，才迎出來，實不相瞞，我此時模樣心滿意足，祇一想到，你以前和我定婚，出於勉強，不是自然愛我，再想到，你爲私見玲姑，那等日夜盼望，悲憤愁急神情，對我不曾有過，心便難受，今天這麼一看，你真個至性至情的人，也不枉我對你一番癡心，雖然害你多着了一點急，我心理却喜歡極了，說也笑

話：我常恨人，自私自利，照這行爲，我不是自私的麼，話未說完，李強見他，秀髮蓬鬆，一張白裏透紅的蘋果臉，映着朝陽，滿面春風，皓齒嫣然，雖是荆釵布裙，樸實無華，但是言動真誠，至情流露，別具一種天真之美，不假絲毫裝飾做作，自然嬌豔，比起玲姑，大不相同，不等話完，早情不自禁，一把攬向懷中，抱緊柔腰，親熱起來，再一想到，孤身少女，爲了自己和公衆安危，深夜荒山，驅了羊羣，獨行數十里森林，絲毫不畏怯，單這胆勇忠實，聰明機警，也是出人意表，迥非玲姑所及，越看越愛，還待親熱，忽想起有人在旁，回頭一看，豬兒正朝自己，扮了一個醜臉，吐了吐舌頭，退回洞去，臉上一紅，方想鬆手，龍姑也正回手相抱，不忍令其放開，心想，夫妻恩愛，人之常情，豬兒討厭，理他作什，忽聽豬兒，朝所救三人喝道，第二個恩人，是我哥哥，他在洞外，和人說話，叫我管住你們，不許出去，隨聽諾諾連聲，知其討好，率性和龍姑，互相扶抱，同尋山石坐下，攜手並肩，靜靜的聽了下去，聽完，笑道，二妹，你冤枉我了，我不哄你，玲姑實是美貌可愛，又有以前情分，實不相瞞，至今我仍忘他不了，但他心志不堅，使我傷心太甚，照我初意，女子自來胆小懦弱，况他父母全家，均在虎口之中，改嫁出於無奈，不算負心，又料定狗子，將來必遭惡報，常人不喜嫁過人的婦女，我却不以爲然，祇要兩心如一，身嫁別人，心仍有我，將來不論多麼凶險艱難，也要破鏡重圓，不料分手時，那等涼薄，才把我心寒透，

覺着女子，終不可靠，夫妻之間，如以利害相合，並無情義，有什意思，他和我從小長大，情深愛重，尙且如此，何況別人，再說，別人也沒有比他再好的，於是灰心，終身不娶，祇把一生經歷，爲了公衆賣命，不死不休，能夠由小而大，使天下的人，同享安樂，固是萬幸，至少也使兩村的人，和鄰近山民，同登樂土，不料蒙你厚愛，深情感動，心中成見，第一次被人打破，由此志同道合，越來越好，已認爲再沒有像你這樣，溫良和善，勤儉耐勞，多才多能，而又具有極大胆勇智慧的女子，不特是我未來賢妻，也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，近些日來，越發敬愛，才知玲姑，雖然天生尤物，美貌如仙，從頭到腳，無不使人愛到極點，不過溫柔美麗，使人對面忘倦，不忍割捨而已，我如是個花花公子，無行文人，有此美妻，自是香花供養，愛如性命，無如一個人，生在世上，還有我的事業心志，須爲衆人出力，不應祇圖個人享受，才不虛生一世，辜負自己天賦的才力智慧，昨夜未見他以前，實恨不能當時飛到，見面以後，更覺他少婦風華，比前更美，也更動人，不知怎的，談起話來，反到不對心思，把去時熱念，減去大半，也說不出什麼原故，彷彿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似近來和你一起，無論行事說笑，一同操作，好像兩個人，已然合而爲一，有時想到什事，連口都不用開，不約而同，一齊下手，平日相對，說不出的那種舒服親切，如影附形，自然相合，未訂婚前半年，一離開你，我就不慣，近年更是少你不得，除夜來歸臥外，你不在旁，

便覺無趣，彷彿暗中具有一種極大力量，把我吸住，但又不似以前對於玲姑那樣，祇在一起，便恨不能親他愛他，摸他抱他，祇管平談，親熱時少，祇是互相吸引，不捨分離，方才功成歸途，拿你二人一比，方始悟出我和玲姑是愛，和你是情，那愛譬如好花好鳥，看去悅目賞心，高興非常，歡喜已極，恨不能含在嘴裏，香個不完，可是花還是花，我還是我，一旦春殘花老，祇管使人留戀，與我本身却不相干，是個沒有靈性的東西，好看可愛而已，情之一字，却是不然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都和我成了一體，生死安危，無不相共，隨時具有一種潛力，助我成功，使我增加胆勇智慧，安慰心身，真個地老天荒，更無窮盡，本來沒有，自不覺得，此時一有了他，便片刻少他不得，由此看來，人情反復，事過境遷，心熱易冷，愛有盡時，而朝夕相依，禍福與共，互相扶持勉勵，彼此志同道合，自然膠漆，情無止境，我此時固仍懷念玲姑，並不欺你，不過那是我的天性較厚，念舊情長，既覺一個絕代佳人，遇到這等苦痛環境，將來結果，又必淒慘，譬如一朵鮮花，誰也不忍使其受人摧殘踐踏，況又加上以前情分，他固負心背盟，到底昔年曾經熱愛，當其身陷水火之中，眼看大難臨身，如何視若路人，和仇敵一樣對待，除這一點，我要求你原諒，許我將來，爲他盡心出力，不要多心，而我平日感想一樣，實不相瞞，近年看出你，對我情愛日增，以前疑念，已然去淨，心滿意

足的了，不是這樣，依我性情，遇事決不後人，早和去年探險一樣，非跟去不可，怎會勉強聽話呢，我因玲姑，比我美得多，難怪你愛，老恐將來事完之後，照你爲人，決不致於對我變心，難受是表面對我好極，心却愛着別人，你又沈穩細心，樣樣周到，看不出來，豈不把人悶死，既有真情，和我對你一樣，愛我不愛，由你去罷，李強見他，倚在懷內，笑語如珠，映着朝陽，越覺溫柔美豔，重又摟緊笑道，如何不愛，這愛是由情而生，祇有與日增加，越久越深，祇怕愛不夠呢，話未說完，二人早摟抱一起，正自互相親熱，纏綿不捨，忽聽石後豬兒低語道，三哥，他們口渴，有的又要拉屎，怕髒了地，可許他們出來，李強知道豬兒，最是淘氣，天性滑稽，人却忠實，愛巴結人，討好說笑，忙把籠姑放開，回顧豬兒，隔着山石問話，並未走出，身後小洞，已被石塊遮好，知其表示不會偷看，暗忖在內偷聽，也是一樣，好在所說的話，並不怕人聽去，心中好笑，起身答道，誰叫你不許他們出來的，各自方便，我們也快走了，豬兒一頓一拐，趕了出來，笑道，我知三哥不會怪人，是怕三嫂討厭我們，有好些事，要靠你，得罪三嫂，和你說幾句悄悄話，我就苦了，籠姑未婚少女，自是好羞，聞言罵道，放屁再這樣喊我，下次讓狗子捉去，誰在管你才怪，豬兒陪笑打躬道，怪我不好，不會說話，二妹不要生氣，豬兒是個紫黑臉膛的小矮胖子，身量不高，却生着一個大圓頭，滿臉紫斑，小鼻小眼，又生着一張大嘴，體力本甚健強，因被惡奴毒打，腿

傷未愈，說話搖頭晃腦，走路一顛一拐，神態越顯醜怪，龍姑笑道，好心沒好報，我知你被人擒住，受了幾天活罪，身上沒有換的，暫時又無法回家，特意給你帶了一包衣服來，如不是我，你看你身上，東掛一片，西吊一片，又臭又髒，周身是泥，真和豬圈裏走出一樣，是什麼樣子，那包衣服，藏在石榻後面，還不換去，說時，另三人均是藥商，也全走出，同向二人拜謝，龍姑笑道，人和人本應出力互助，我更不會在旁，無須客氣，裏面還有兩間後洞，入口雖小，石室却甚整潔，到了裏面，把洞堵好，不論蛇獸，均進不去，冬暖夏涼，食用東西，又都齊備，請同住裏面，靜待時機，蒙面大俠紙條留字，曾令我們二人，日內得馬之後，借着放羊自在山中，練習幾日，早出晚歸，三哥更要去往官道，鄰近桃源莊入口，和敵人鎮集左近，隨時窺探對頭虛實，有無能手約來，爲防疑心，暫時不許再來青龍澗過夜，以後每月至多來此兩三次，左近有的是肥土，和珍貴藥材，傢伙我早運來，尙差兩分，日內自曾送到，你們傷勢，不久養好，年輕的人，有的是力氣，我們村中，男女老少，均有事作，沒有閑人，平時無事，請各隨所好所能，自己下手，免得無聊心煩，將來出山，不論是隨我們開荒，或是仍作本行，到底也有一點積蓄，不致空手上路也好，三藥客一名尹射，一名辛忠仁，一名錢士隱，都是常跑山中的壯漢，聞言同聲謝諾，李強重又領去洞內，一一指點，吃了一點東西，便和龍姑上路，走出森林，天色已是腳山，正是夕陽西下，放牛羊人歸去時

候，忙到羊洞內，換了破舊衣服，換上草鞋，藏好兵器，趕着羊羣，夫妻二人，走完山溝，再唱山歌，從容歸去，一路之上，紅桃如笑，綠柳含煙，下面青山綠水，茂林修竹，蘇亘不斷，上面白雲片片，因風舒卷，二人驅了羊羣，行走其間，外人眼裏看去，固和畫圖一樣，便景中人，也覺美景當前，心曠神怡，更無一毫思慮，一路指點烟雲花草，泉石松竹，說笑高興，把昨夜飛騎救人，夜行森林，許多險阻艱難，也全忘個乾淨，快要走到新村路上，龍姑眼尖，遙望前面樹林中，似有人影閃動，當地恰是一片牧場，綠草成陰，更有松石點綴，忙裝作在當地牧羊，拉了李強，故意背朝去路坐下，用鞭一揮，那羊久經二人訓練，因在洞中，鬪了多半日，吃的多是陳草，見了那片鮮肥草地，本就戀戀不捨，得到主人號令，便各散開，啃吃起來，龍姑暗中偷覷，來的兩人，果是土豪手下惡奴打扮。由樹林中，掩將過來，已快到遠，悄囑李強，留意身後狗黨，故意笑道，我沒見你這個放羊的，村中現成草地，偏要東一處，西一處，由今朝起身，我們已換了三個地方，老坐不住，莫非有什心事不成，李強會意，嘆道，你那知道，我心裏有多煩呢，昨天睡得太早，想起哥哥，一去多年，久無音訊，有許多事，都要等他回來，與我作主，省得老是寄居你家，終日放羊斫柴，別人都有許多田地，我連房子，都沒一間，這一夜翻來復去，也沒睡好，剛一合眼，你爹爹便將我喚起，出來放羊，心情太亂，想看山景解悶，連日春暖花開，走到這裏，又想那裏，心老

定不下，要沒有你作伴，更難過呢，龍姑笑答，你這人太固執，沒見把個哥哥，當着天神一樣看待，莫非他一輩子不回來，你就永不成家立業，你那心事，早聽說過，你家沒有大人，爹爹作主，不是一樣，我兩個年紀也不小了，等他到幾時呢，李強答道，話雖如此，有哥哥在，到底要好得多，再等一年半，如不回來，再作計較吧，隨又說了一些家常日用的話，互相留意身後，似有兩人低聲低語，知是惡奴偷聽，分明昨夜之事，土豪已生疑心，命人來此窺探，也許村中，已有人去過，不知衆人如何應付，急於回去，正想再說兩句起身，二惡奴忽由身後走來，到了面前立定，先朝着龍姑，上下打量，龍姑心中有氣，起身說道，天不早了，帶的饅已吃完，該回去吃飯了，內一惡奴，詭笑道，這嫩娃到有幾分姿色，說罷，走近身來，似要開口，二人見那惡奴，面貌凶惡：一臉橫肉，一個佩刀，一個手持鐵棍，手中各拿着一根打人的皮鞭，兩隻狗眼，一齊覷定龍姑，似有調戲之意，全都心中氣憤，一面後退，一面四顧，準備真要逼人太甚，便將其殺死除害，李強認得內中一個名叫伍祿的，乃是二路教師，在鎮集上，專一恃強橫行，欺凌良善，強買人家東西，隨意打罵，見他首朝龍姑進逼，來意不善，越發有氣，回顧遠遼官道上，還有人馬往來，正在暗中叫苦，忽聽前面，有人急呼，伍老師快來，我看見昨夜好細了，想是在莊中，鬧了一夜，人太疲倦，睡在離此不遠的山崖底下，馬也在旁吃草，沒有繫住，方才你去時，我就說新村沒有這樣打扮的人，

未釘馬蹄的白馬，更未見過，李三毛人最老實，就有幾斤蠻力，不會武藝，祇有一柄打獵斫柴用的板斧，別的兵器，全未見他用過，他和倪家二娃子，這幾年來，寸步不離，必是同出放羊，不在村內，他們年輕貪玩，放羊打獵，常時走遠，不回家吃午飯，常有的事，我平日留心，決未看錯，你偏不信，如今人馬均在那邊，你自捉去，我聽你們，說得那麼利害，沒有那大胆子，說時，來人已早走近，二惡奴也忙着迎上前去，李強龍姑一聽，蒙面大俠，倦臥前面危崖之下，恐在睡夢中，爲惡奴所害，正使眼色，心中愁急，因見來人正是假逃入村開荒，來作奸細的土豪心腹朱四，上月朱四幼子，失足落水，曾被自己救起，又幫過他幾次忙，於是結有好感，故代自己洗刷，暗忖，一個人的力氣，真不自用，我不過念他夫妻，祇此一子，一時仗義，由洪流中，冒險救起，本無恩怨敵我之見，後又幫他，賣了兩次勞力，就有這等好果，可見能拿誠心誠意，真力對人，比用威勢金銀，所得更多，祇不知大俠七星子，怎會如此大意，莫如假裝趕去相助，將其驚醒，憑這兩個蠢才惡奴，也打他不過，剛一轉念，內一惡奴，已先嚷道，你祇管絮聒，有何用處，莊主本未說定是那放羊娃，你得過他什麼好處，如此盡心，爲他分證，難得這狗強盜，睡在那裏，打他不過，不會悄悄掩將過去，把腿斫斷，再綁回去，反正不會容他活命，祇留口氣，能容他說話，就是奇功一件，朱四哥還不領了我們快走，伍祿冷笑道，我越看那放羊娃，越有氣，他那女娃，長得到對我心思，反正

這事，不是他，也是他，除非把那女娃讓與我，早晚休想活命，你還不引路快走，想代李三毛洗刷，說假話騙人麼，李強聞言，心更氣憤，知道上前說話，徒自取辱。一見三人，邊說邊走，伍祿刀已拔在手內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如何跟去，繞道前往，又恐警覺，龍姑忽然想起一計，悄聲說道，這兩個豬狗，決非七星子之敵，你在此地稍等，我裝取東西，翻崖繞去，將其驚醒，就被狗黨看破，不留活口，也不怕他，這些惡奴狗黨，太可恨了，正商計間，猛瞥見前面樹林中，有白馬影子一閃，定睛一看，白馬已往東走去，林中又有一人閃過，正是那位蒙面怪俠，掩向樹後，猛想起此人何等機警，昨夜把桃源莊，鬧了一個天翻地覆，他又一匹能通人性的千里馬，就是人倦想睡，不願穿過森林，羊洞之中，儘可安眠，怎會臥在由口外面，容易被人發現之處，分明爲了李強，彼此身材貌相相同，恐敵人起了疑心，故意顯露，這兩個惡奴，此去必有殺身之禍，至多留一活口，如同隨往，反有牽累，細查前面三人，祇顧說話爭論，並未發現敵人踪跡，龍姑忙催回家，李強知道龍姑心意，但對蒙面人，關切太甚，不捨就走，朱四原因中年得子，愛如性命，蒙李強冒險救起，感激萬分，又在暗中查看，實無他異，反比別的少年老實忠厚，不過生得雄壯一些，因此不願昧着良心，討好害人，又比別的狗黨，能耐勞苦，在村中住得最長，見全村老少男女，合力同心，終年耕作，無論何事，都出公意，分田而耕，量力而獲，人無棄力，年有增益，休說像秦氏父子，

那樣惡霸土豪，更無一個大富之家，但是衣食無憂，不畏水旱災荒，終年安樂，不開愁苦怨嘆之聲，偶然有個多寡高下，全由各人智力勤勞而得，所耕的田，滿了限度，餘力餘富，雖然歸公，但可由他本人指定公益之用，或是贈與老弱無力之人，法良意美，勞逸平均，享受相同，看去勤勞時多，但遇良辰令節，決不虛度，祇不荒廢農耕，和應做的事，任憑結伴狂歡，與衆同樂，這類集會，至少每月總有一次，遇到農閒之時，更是一連好些天，殺豬宰羊，全村同歡，爲了有苦有樂，不似富有之家，過慣無奇，得來越發香甜，以不耐勞苦爲恥，個個勇於任事，顧完自己，分內的事，再顧別人，情如一家，一面勞作，一面才盼那快樂日子之來，不是比武角力，聚衆打獵，採藥入山，以其所得，換那有用之物，便是壯男少女，結伴嬉遊，老夫老妻，殺鷄爲黍，舉酒歡呼，共話桑麻，到了夕陽西下，明月東升，再結合親愛的人，各隨所喜，飲酒歡聚，山巔水涯之間，謳歌四起，遠近相聞，花林深處，更有新婚夫婦，少年情侶，對對成雙，草間并坐，攜手遊行，見人不驚，互無猜忌，各隨所好，其樂無窮，這才真是人間樂土，世外桃源，無懷葛天之民，除却平時勤勞耕作，閒時快活而外，直不知人間，還有憂患二字，那似秦氏父子，暴力壓制的桃源莊，有名無實，一面錦衣玉食，酒肉狼藉，剩下的連狗都吃不完，一般土人，却是鶉衣百結鳩形鵠面，終歲勤勞，所有收穫，全被統制的土豪，收割了去，自家欲求粗糲，藜藿皆甘，勉求一飽，苟延殘喘，而

不可得，平日還要受盡土豪凌虐，豪奴惡氣，鞭打呼斥，牛馬不如，能夠負苦力作，日夜不休，代作務重艱險的事，免去鞭打，便算運氣，到處都是背人掩泣，充滿悲苦愁嘆之聲，兩下對比，相去無殊天淵，始而貪着土豪重賞，和桃源莊的不勞而獲的安逸享受，還看不起人家，也不耐那自耕自食的勞苦，祇是討好貪功心甚，覺着每次來的同黨，均過不慣那勞逸有序，非用心力，不能得到享受的生活，日子不多，各自溜走，什麼真情，也未探出，主人現把此事，看得甚重，也許來人太多，這等時去時來，不免被人看破，加了防備，守口如瓶，致探不出虛實，我帶家眷來投，又能耐苦久住，祇要拚受辛苦，日月一久，多麼隱秘，也要洩露，對方又因自己年已快老，格外厚待，免去開荒，分了田畝農具，其勢不能坐吃，新村的人，不出勞力，照例得不到衣食享受，如不努力耕作，大家視爲惰人，不會有人親近，如何訪探，祇得勉強學樣，隨同耕作下去，誰知內中含有真趣，日子一久，竟是越過越好，尤其春夏之間，自己所種的東西，逐漸生長，土地又肥，不是其黃如金，便是其碧如翠，遍地綠油油，青葱也似，不時聞到一陣陣的清香，看去都覺愛人，再見牛羊豬雞，各種牲畜，也都長得肥壯，不久收成，家家都有一大堆，一文不費，平空得了許多東西，比起平日，奴顏婢膝，狐假虎威，上欺下榨，用盡心機，巧取豪奪的，衣食錢財，不知怎的，要高興得多，加以終日無憂無慮，夜來夢穩神安，做完了事，家人對坐休息，引逗愛子，全家說笑，身由

自主，平添出許多樂趣，不似以前隨時隨地，均聽主人驅使，隨同對方喜怒，心情緊張，吃穿雖好，自己作不得一點主，彷彿是個沒有心肝的人，一任呼來喝去，雖有威勢，祇欺壓一些土人，細想起來，實在損人者多。利己者少，祇有作惡作孽。清夜捫心，往往難安，那似大家平等，勞逸相當，自在安閒，無憂無慮，事情做完，要如何，就如何，不怕上受主人責罰，喜怒莫測，下受同輩排擠傾陷，日夜盤算，心神無時安靜，好感一生，樂趣日濃，漸與村人同化，幾次想要回去，俱都戀戀不捨，遷延至今。對於李強，更是愛重。知道他 and 龍姑，雖未訂婚，出入必偕，明是一雙情侶，聽出伍祿色迷心竅，想害李強，霸佔龍姑。心中老大不快，冷笑答道，伍教師，我從小便隨老莊主，總算是個近人，你那時還未來呢，爲了老莊主，再三誥誡，不許貪功誑報，以防時機未至，激出變故，除非對方，有心自投羅網，或是我們，假作投荒，窺探虛實，誰都不許妄入新村一步，小莊主也是這等說法，我平日連家中雜事，都是土人代做，如今在此開荒，必領親自耕種，每日勞苦，已有一年多，無非爲了事關重大，想報主人之恩，實話實說罷了，李三毛一個放羊娃，因他不會耕田，專做粗事，衣食均靠人家，怎能將我買動，幫他欺騙主人，豈非笑話，你二人今朝闖入新村，耀武揚威，向人盤問，他們果如老主人所料，是個隱患禍胎，經此一來，便不惹事，也要打草驚蛇，使人家多上一層防備，本莊女娃，被你強好的，已好幾個，還不夠受，率性跑到新村。

來打野食，人家二娃子多好看，你也不該違背主人的話，那蒙面強盜，我方才實是眼見，此時如走，莫非我還賠你一個，離此不過半里，我看他睡得甚香，你如快走，自起得上，你們當教師的，平日隨同主人，耀武揚威，一點事沒有，拿了人家俸祿，好容易百年不遇，來了一個強盜，老少主人，氣急了一夜，小莊主還受了傷，得信理應快走，有本事活捉回去獻功，如打人家不過，乘睡下手，打傷再綁，也是一樣，這功勞是你們的，我並不要分你一份，我一路催快，却不肯跑，專打人家女婿主意，萬一強盜醒來，騎馬逃走，反說我所報不實，莫怪我和你尋主人說理去，伍祿知道朱四，從小便是老賊書僮，在秦家多年，因其謹慎細心，誠實可靠，最得寵信，狗子秦迪，更說他老成持重，視為心腹，去年命他窺探新村，又不辭勞苦，隨同耕種，不得真情不歸，不似別的惡奴，不耐勞苦，去不幾天，便拚換罵，設詞退回，於是越發信任，提起就誇，自從昨夜，蒙面人大鬧桃源莊，今早狗子帶病升堂，把衆武師打手，連同手下惡奴，挖苦大罵一頓，命出查訪踪跡，並說，原有的人無用，要用重金，另聘能手，狗子狂暴任性，話太使人難堪，再想，平日受人厚待，這多的人，會被一兩個外賊，打傷好些人，救去四個囚人，燒了兩座糧倉，毀了一座木橋，和兩處出口木柵，老賊探病時，說要土人分賠所燒糧米，剛一回樓，便有一口飛刀，帶着紙條，由樓窗飛入，釘向烟具之上，上寫祇稍欺壓土人，不出三日，先將狗子處死，再尋老賊全家晦氣，老賊嚇

得心胆皆寒，祇得連夜收回成命，黑夜之間，任怎搜索，除受傷的人外，誰也不見敵人影子，面子上實下不來，這才互相商計，分頭出外查訪，自己本領有限，因對頭說是家住南山避秦嶺，連地名均未聽過，這等強敵，如何敢去，知道南山，雖不似東南山口，有森林之險，以前打獵，曾隨狗子去過，差點被狼咬死，已有幾個本領好的同事，結夥同住，去了也顯不出自己，遇上強敵，便是禍事，祇得約了一個同伴，名叫苟老的，走出莊來，先想取巧敷衍，忽想起狗子曾說，新村多年舊仇，須要留意，平日曾見新村中人，全是善良，以為好欺，便趕了去，狐假虎威，吵了一陣，因李強身材高大，與蒙面人相仿，一問不在，生了疑心，被朱四夫妻勸回，去往鎮上，吃了一個大醉，睡完午覺，起身時天已下午，一問衆人，借着打獵爲名，入山查訪，尙未回莊，想迎上前去，相機探詢，再同回轉，又不願深入，一路流連觀望，想推時候，至多走到山口爲止，不料遇見李強，看上龍姑美貌，想要調戲，朱四忽然跑來，一聽蒙面大漢，睡在前面，心方驚喜，猛又想起對方的利害，萬一走到身旁，忽然驚醒，豈非送死，不去又不好意思，正想多捱一點時候，打好下手主意再跑，忽聽朱四，這等說法，恐其歸告土豪，碎了飯碗，老羞成怒，又不敢發作，忙答，四哥，不要多心，我這是說着玩的，誰還不知四哥忠心耿耿，莊主一提就誇，今天去往新村，實是李三毛這小狗，形迹可疑，忘了老莊主的吩咐，望你老大哥，多包涵罷，朱四見他，還在延宕不

走，笑道，我向例有一句說一句，蒙而強盜，就在前面，不敢去捉，趁早說話，我好去尋別人，不跟你走這冤枉路了，伍祿本是強盜出身，爲了武藝不高，被人冲散，投到狗子門下，才祇數年，爲了昨夜的事，本就愧憤難當，聞言怒從心起，不禁犯了凶野之性，抬腿便將朱四踢倒，一脚踏住，對苟老道，老鬼可惡，回去必說我們壞話，休想再混下去，率性將他殺死，栽在李三毛身上，把他擒去，功勞歸你，我祇要那女娃，豈不是好，李強本在觀望未走，伍祿語聲又高，全聽了去，不禁又驚又怒，暗忖，朱四若死，立是一場大禍，此人頗有天良，何不將他救下，就被看出破綻，聽他背後之言，也必不會洩露，念頭一轉，正待趕去，伍祿不聽同黨勸阻，已揚刀待斫，方道不好，猛瞥見斜陽反射中，寒光微閃，隨聽噓的一聲，伍祿刀已落地，正在驚惶四顧，微一疏神，朱四原是冷不防，被人暗算，本就暗中用力，準備掙逃，伍祿本領，又是有限，就這微一疏神之際，猛然奮力一滾，縱起身來，就往回跑，一見李強龍姑回望未走，急喊，老三救我，必有後報，如飛逃來，李強早順寒光來路，發現蒙面怪俠，繞着樹林，已然走近二惡奴身前，寒光便是所發飛刀，心更拿穩，忙迎上去，伍祿一見朱四逃走，飛步趕來，情急萬分，不願再查寒光來路，忙將地上鋼刀拾起，飛步回追，口中急喊，老五不要糊塗，老狗勾結敵人，我們如不殺他，回莊必害我們，還不快追，苟老聞言，也着了急，急喊四哥快回，好好商量，最好和解，邊說，邊同追來，李強

暗笑伍祿，也不想手中刀，怎會被人打落，還在窮追朱四，想要害人，這等蠢才，也配當什教師，同時望見蒙面大俠，已由樹後縱出，身法絕快，晃眼到了二惡奴的身後，連軟鞭也未取下，苟老覺出一股急風，由身後撲到，猛一回顧，瞥見蒙面大漢，已然追近，離身不過數尺，剛驚呼得一聲，回棍打去，大漢哈哈一笑，伸手將棍接住，下面一腿，將苟老踹出一兩丈，順着道旁山坡，滾將下去，跟着，揚手一飛刀，正趕伍祿聞聲回顧，連人也未看清，便被釘在頭上，透腦而出，翻身栽倒，死在地上，朱四見李強，代他迎敵，心想，此人真個義氣，可惜手中，沒有兵器，不知是否能敵二人，此時新舊兩村，祇有人來，便可報仇洩恨，忽聽身後大笑，回頭一看，伍祿已被蒙面大漢打死，忙喊，老三快逃，這個你打不過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大漢發刀時，早朝前面，揮手示意，低喝速退，李強聽出語聲，好似那裏聽過，還待上前探詢，朱四一喊，大漢又假着拔刀要打，猛想起朱四在旁，如何與他說話，假裝害怕，嘍呀一聲，便往回跑，龍姑尚在前面遙望，料知李強，有勝無敗，又防惡奴逃走，想斷他的歸路，正在觀望，一見大漢追來，故意急呼，這人利害，三哥還不快逃，二人連羊羣也不顧，便和朱四，一同逃走，祇聽颼颼連聲，四五道寒光，由後打來，但未傷人，均由三人身旁飛過，釘向沿途大樹之上，祇有一刀，由朱四頭頂擦過，把斗笠打穿一洞，連頭髮削去一片，二人知是蒙面人，故意做作，否則，他那飛刀，百發百中，誰也休想活命，

一見朱匹，亡命急竄，心胆皆寒，已連擲了兩交，不禁暗笑，偷眼回望，大漢又在揮手示意，飛刀已不再發，祇將前發的刀收去，正在邊逃邊喊，故意叫苦，說那許多肥羊，必要被人搶走，忽聽一聲長嘯，大漢忽然回走，跟着，便見那匹白馬，穿林駛來，晃眼臨近，大漢飛身上馬，哈哈一笑，便往南山口馳去，所行並非青龍澗山溝一路，再看朱四，已精疲力竭，跌倒前面樹下，爬不起來，過去扶起，說這是何人，彼此無冤無仇，爲何要殺我們，如非閃避得快，差一點被那小刀打死，走時，那匹馬，更是奇怪，不用人牽，一喊就來，騎上就走，不知我的羊受傷沒有，二妹你扶四哥回去，我去找羊，龍姑方答，要去都去；天已快黑，留神羊羣驚散，你顧不過來，和上次一樣，丟了羊，爹爹怪你，我們和大漢，素不相識，無緣無故，怎會欺人，也許那刀，不是想斫我們，朱四早被扶起，喘吁吁說道，對了，此人專和桃源莊的人作對，聽說專幫苦人，方才必是恐有誤傷，我才未被打中，否則，先聽伍祿驢日的說，此人神出鬼沒，他那飛刀，百發百中，怎會連發好幾刀，不曾打中，分明我這條命，因你二人，才得保住，沒見我頭上斗笠，穿了一洞，連頭髮也斬斷了麼，實不相瞞，我是秦莊主派來，他最恨你哥哥，又疑心你是他對頭，我雖代你說過多次好話，仍說你弟兄好些可疑，命我仔細考查，連老帶小，都是一般口氣，感你救命之恩，人又極好，才說真話，千萬不可向人多口，日後我必盡力，爲你解救，祇要你沒有報仇之心，平日練武，不

是對他，十九沒事，羊羣如有失閃，改日由我去桃源莊，牽來還你，你們祇去一個人，省我害怕，以後我爲人也要另打主意了，李強祇得勸住龍姑，自往前面趕去，羣羊戀草，無一走失，本是做作，丟上兩隻，也不相干，帶了羊羣，正往回走，忽聽南山口內，人聲喧嘩，與號叫之聲，心方驚疑，龍姑忽然迎來，悄告李強道，朱四果然還有天良，他說許多教師，均往南山，查探蒙面人的踪跡，這喧嘩之聲，不問勝敗，均要由此經過，他們全奉狗子之命，對你留意，遇上難免盤問，又受惡氣，叫我催你快回，七星子自稱人在南山住家，並非真話，方才又會在此出現，這般狗教師惡奴，休想討到便宜，莫要敗逃回來，半夜吃桃子，挑軟的捏，受那狗氣，李強越想越對，忙驅羊羣急走，一會趕上朱四，談不幾句，回顧南山口夕陽掩映中，湧出好些人馬，神情甚是慌亂，朱四急呼，果然他們，被人打敗回來，趁他相隔尙遠，我們快走，你二人更要藏起，免得他們拿你出氣，敵人跟來，一同先逃，否則，我還迎上他們，看苟老死了也未，如其未死，正好借此代你證明，免得日後又受冤枉，李強含笑點頭，先驅羊羣，藏向附近山凹裏面避開來路，再出眺望，見一二十個教師打手，連步帶騎，匆匆走來，十分狼狽，互相議論，爭吵不已，有的還帶了傷，走得並不甚快，看神氣，大漢並未追來，狗黨似由放羊之處，越過山溝，走往官道，太陽已快落土，知道不會由此經過，轉告朱四，朱四又叮囑了兩句，忙出趕去，

三 森林中的千里駒

二人也各取羊回轉，到家天黑，仍裝老實，也未往朱家去，次早又裝放羊，往青龍澗探看，並送用具，朱四忽然尋來，說苟老重傷未死，祇成了一個泥烏龜，因我專怪伍祿一人，說他不肯行凶，全順我的話說，不特代你作證，反造了許多假話，說他二人，跟了你一天，實在是箇忠厚老實的放羊娃，不足爲慮，伍祿貪功害人，已將你打倒，想擒回去獻功，硬說是昨夜蒙面大盜，就便霸佔你的聘妻，我恐此事，多生枝節，從旁勸阻，因而羞惱成怒，又想殺我，不料祇願延宕，正事不辦，不去捉那強盜，反被趕來，一死一傷，我又把破斗笠，與他們看，說我差一點，也送了命，衆人都說，李三毛如是昨夜蒙面大盜，怎會被他擒住，我們這多的人，在南山口內遇上，還被打了一個落花流水，好幾個人，爲飛刀所傷，總算人家，手下留情，祇將耳朵肩膀，刺破一些，後來不取動手，人家也就開恩，臭罵了一頓，檢回飛刀，自往南山深處跑去，聽那口音就怪，不像是本地土人，如在近處，那匹怪馬，怎會無人見過，最奇是又快又靈巧，未釘馬蹄，大漢對敵，首先跳下，那馬立時跑遠，一縱好幾丈，比飛還快，晃眼不見，可是一喊就來，這等天神一樣的強敵，再有多人，也非對手，我們不像那幾位得寵的教師爺，推說保護莊主，守在家中，却叫我們，出來丟人吃虧，實在氣

他不過，這個亂子，決不在小，我們自知不行，不要拿人的錢，吃人俸祿，還要誤人的事，已然議定，回莊實話實說，請莊主快打主意，另約能手，那幾位坐在家中吹大氣的，大漢有話，這一年半內，祇要莊主，不再爲惡橫行，欺壓善良，無故決不登門，祇一害人，他就必來拜訪，誰不服氣，也無須遠去避秦嶺，祇消到南山口，喊上幾聲，他必到場，千軍萬馬，暫時也祇一人對敵，不妨請他們，試上一下，朱四哥和苟老，都嚐過味道，無一虛言等語，我聽這等說法，總算把你洗掉，懶得和這般飯桶教師費話，便趕了回來，從今以後，你們最好不要走得太遠，我那主人，對人祇一生疑，怎麼也化解不開，以後不知如何，暫時我必爲你盡力，小心好了，李強直如未聞，也不道謝，隨即辭別上路，朱四見他這樣大事，聲色不動，心中奇怪，暗忖，此人不應如此呆法，果然可疑，莫非果如莊主所料不差，真是一個強敵，否則，就男的不開口，女的怎也聲色不動，悄悄掩將過去一聽，龍姑似說，無緣無故，怎會恨你，李強笑答，至多把我喊去，我背後又沒有罵過他，怎麼也說得清，不做虧心害人的事，我才不怕人呢，你看方才那姓伍的，要害朱四哥，報應多快，朱四不知二人耳靈，早聽出身後有人，語帶雙關，聞言想起舊恩，我非此人，父子前後送命，就算他是仇敵也該幫他，探聽作什，自言自語道，我這人有恩必報，決無他意，放心好了，李強裝未聽見，仍往前走，因料昨日那些教師回去，土豪父子一聽那等說法，暫時不會再派人來騷擾，何況又有朱

四化解，不過老賊十分機智，日後難料，正好趁此時機，把青龍澗四人，安排停當，就便看蒙面怪俠，能否見到，所贈的馬，就不如他所乘，也是良駒，受人恩惠已多，爲了公衆救人之事，祇得承受，一切均等將來見面再說，主意打定，走入僻路小徑，立驅羊羣，加速前進，繞出山溝，到了羊洞，匆匆把羊關好，拿了採藥刀鏟，剛走出洞，便聽馬嘶，過去一看，竟是兩匹大馬，內中一匹，和蒙面人所乘，身量毛色，無不一樣，另一匹是個黑白二色的花馬，形態分外威猛，正在昂首嘶嘶，聲震林野，脚上均未釘有蹄鐵，神駿非常，李強方想，昨夜曾盜了敵人三匹快馬，均是良駒，如何不用，也許此馬比較靈巧，故以相贈，龍姑忽然發現，虎皮馬鞍之下，好似塞有一包東西，綁得甚緊，二馬一面怒嘶，不時回頭，互朝鞍上，用嘴連拱，似頗情急，心中奇怪，知道這類野馬，心靈性烈，初見生人，未必肯服，正要過去，試上一下，忽又發現樹枝上掛着一個小口袋，離馬甚高，取下一看，內裏裝着兩株上開黃花的野草，每朵花上，結有一粒紅豆，正去一邊觀看，忽聽身後二馬怒鳴，樹枝軋軋亂響，也未理會，袋中還有一張紙帖，上寫此馬乃避秦嶺山中特產，馬與猛獸交合而生，靈慧多力，善知主人心意，一經馴服，便可聽人號令，指點來去，日子久了，如能細心訓練，並通人言，但是此馬，登山越嶺，如履平地，更具長力，凶猛非常，山中所產無多，像這兩匹，和贈馬人所乘，更是異種龍駒，難得遇到，初生第一年，最是嬌嫩，容易死亡，兩年

後，經過主人加意愛護，常採本山所產奇草喂養，筋骨雖然堅強，其行如飛，仍難活過四歲以上，馬性最靈，也知自己，壽命不長，須服南山頂上，一種靈藥異草，如能尋到，與他服下，不特比別的馬，還要壽長，由此體力日健，至死不衰，否則，過了四歲，精血太旺，突然肥壯，破腹裂體而死，死前周身發顫，日夜號叫悲鳴，苦痛異常，那草名爲驪龍珠，馬也認得，知是他的恩物，遇上必不放過，人如採來，與他吃了，便感恩入骨，終身相隨，永不離去，一切盡如人意，心性也更靈巧，無如草產南山絕頂，終年雲霧封鎖，人不能上，產量更少，到了馬死以前，主人不忍見他慘痛，多半先行殺死，馬也甘心被殺，毫不倔強，事前滿山亂跑，自尋醫病靈藥，日夜不歸，乃知無望，周身脹得難受，才跑回來，哀鳴暴跳，一見主人拿刀走來，立時安靜臥倒，眼中流淚，引頸求死，慘不忍睹，這兩匹馬，因到年限，已在滿山亂跑，尋藥未得，祇未到那病重慘痛之時，極易制伏，且喜目前同時尋到幾株驪龍珠，從來未有的事，因剛開花，果還未熟，恐馬發現，偷吃了去，效力不大，費了好些事，連根帶土掘來，移植隱處，今早方始採下，先懸樹上，再把兩馬，各喂上一片草葉，牽來此地，看完紙條，可各認準一匹，隨便給馬取個名字，喚上兩聲，走上前去，喂完，馬鞍下面的馬料取出，也是各種藥草，配和製成，一同與馬吃下，再喊幾聲馬名，令其自去，那馬始而依戀不走，待上一會，方始性發，飛馳而去，事前可將馬繮，連鞍解下，不必管他，這一

去，至少要在山野中飛馳上一日夜，登高一看，便知此馬，如何威猛神速。十來丈寬的山溝，一躍即過，在此期間，休說尋常野獸，便遇虎豹，也非其敵，豺狼等小獸，更不必說，一踢就死，第二日早起，可來原處等他，或立崖坡明顯之處，此馬自會尋來，由此便感主人恩義，略加訓練，無不如意，二人看完大喜，忽聽馬嘶越急，馬蹄踏地之聲，宛如擂鼓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兩馬，已然狀類風狂，雙目通紅，正在怒吼強掙，縱躍不已，馬繩已快掙斷，繫馬的樹，隨同跳躍強掙之勢，不住亂晃，馬口已勒出了血，看去猛惡已極，二人見兩馬，凶睛怒突，注定自己手上藥草，大有情急拼命之勢，事先看過紙條，得知細底，勿促間不暇尋思，略為商量，兩馬一名大白，一名二花，各喊了兩聲，分持藥草，走進前去，剛將手中藥草，朝前一伸，兩馬立時歡嘯了兩聲，安靜下來，二人因紙條上有血脹裂體之言，見馬性發如狂，恐其萬一死傷，又太猛惡，難於制服，沒料到能知人意，忽然馴善起來，龍姑剛想起把馬分開再喂，李強手已伸出，所喂是一匹白馬，馬見主人喂他，低頭來咬，細細嚼吃，兩眼望着李強，淚如湧泉，龍姑祇得喂那花馬，口喚馬名，兩馬都是一樣，吃得甚細，先把花朵，連花心紅豆，挨次細嚼，嚥了下去，再吃整株草葉，吃完，頭貼主人胸前，長尾連搖，親熱非常，二人見他，如此馴善靈慧，馬繩鞍轡，已全取下，各人抱着一個馬頭，摸他頭頸長毛，見那白馬，其白如霜，通體更無一根雜毛，生得又高又長，身子堅

實，沒有一處鬆懈，祇馬腹下的旋毛，鱗片也似，鬚尾甚長，映着朝陽，周身油光水滑，銀輝閃閃，另一匹二花，黑白相間，一團團的黑毛，有大有小，宛如白雪上面，浮湧起片片烏雲，黑白分明，映日生光，大小也差不多，端的又神駿，又好看，愛到極處，誰也不肯鬆手，馬更依戀主人，閉着馬眼，偎在懷內，淚痕尙還未乾，地下濕子好些馬淚，試放手一走，立時跟將過來，不肯離去，二人不料這等好法，喜出望外，正在興高彩烈，忽想起馬鞍下，還有馬料，忙取出來，乃是兩大塊形似糕餅之物，花綠綠的，清香撲鼻，分喂兩馬，先不願吃，將頭避開，龍姑心細，覺着初來尙見兩馬，拱鞍甚急，如何不吃，紙條既令喂他，必有原因，忙喊，大白二花，這東西非吃不可，吃完，你們還要跑上一兩天，病才好呢，話才說完，二花低鳴了兩聲，先就張口來咬，大白也就李強手中，咬吃下去，二人見馬吃那草料，好似勉強，吃到中途，忽然亂嚼嚙下，心中不解，吃完之後，馬更跟定二人，同行同止，李強想要試驗，便令龍姑，抓住馬鬚，不令走開，自己跑往崖坡上，龍姑才把手鬆開，馬仍遙望李強，立定不動，及至一聲大白，立時昂首驕嘶，飛馳而來，心想二花也許專聽龍姑的話，再喊二花，也自馳來，祇走時朝龍姑看一眼，來勢較慢，中途又會回望了兩次，二人相去三四十丈高遠，馬行絕快，轉眼馳到，龍姑在下面，試喚馬名，大白也是如此，後又試出，揮手可以令走，稍爲演習幾次，便解人語，靈慧馴善，迥出意料，越發心花怒放，高

與非常，一同向馬說道，我兩人是好夫妻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無論是誰，都要開呼即來，那馬一直都在低聲歡嘯，也不知聽懂與否，二人祇顧演習好玩，馬也越來越靈，竟忘前進，正在得意，兩馬忽然周身抖顫起來，輪地打滾，但無病容，知是藥性發作，忙趕過去呼名說道，我知你們，就要滿山亂跑，散那藥性，祇管前去，病好之後，仍來這裏尋我便了，蒲姑無意之間，把手一揮，二花忽然一聲歡嘯，騰身而起，一路縱跳，跑出一段，又朝二人，回望了兩次，方始縱躍奔騰，昂着驕嘶，絕塵而去，一看大白，還在地上，打滾亂抖，周身都是泥沙，皮毛染黃了好些，忙喊三哥，快叫馬走，省得受罪，李強才知那馬，初經訓練，好些話尙不能解，自己不曾揮手發令，故不肯去，遙聞二花，連聲長嘶，似催同伴，忙將手一揮，急呼大白快走，明日病好，來尋我們便了，大白果然就地躍起，一聲長嘶，飛馳而去，隨聽兩馬嘶聲，時近時遠，呼應不絕，趕往崖頂一看，祇見兩馬，飛馳跳躍於坡崖林野之間，疾如走凡飛星，猛迅異常，不論多寬大的山溝，奮身一躍，便自越過，除却壁立陡崖，稍爲傾斜一點的險峻坡崖，均可馳上，馬蹄好似藏有鈎爪，祇要上去，決不滑退，下時更和射箭一般，這等神速，從所未見，互相誇贊稱幸，對蒙面人，更是感激異常，眼看太陽當頂，覺着腹飢，這才想起，青龍澗還不會去，依了李強，趕到青龍澗，再吃東西，龍姑却說，這兩天情勢難測，好在洞中，什麼齊備，又有傷藥，可以醫治四人，兩馬要到明日才

問，如往青龍澗，今夜未必能夠趕回，朱四雖有良心，到底敵人所遣，反正無什要事，蒙面大俠，既把馬和紙條，留在林外，進去也見不到他，不如今日早回，表示胆小害怕，聽他的話，不敢走遠，明日再來，騎馬同去，省事省力，往返又快，就便還可訓練，到家吃飯，也好吃些，我昨日給你做的新筍，還有一半留下呢，李強覺着有理，當日又是鎮集，還可去往鎮上，尋人探聽仇敵虛實，便同驅羊走回，到家被仲猷攔住，不令去往鎮上窺探，飯後在村中，放了半天青，次日未明起身，到了林外坡上，天祇剛亮，兩馬聲影皆無，知來太早，反正無事，便把昨日存留的刀鏟，連同當日所帶農具，往青龍澗送去，到後一看，豬兒正在洞外盼望，說三藥客，今早把傷醫好，已住探藥，我腿未全好，日內自往耕種，地已看定，今早又發現大樹上，加釘着一片樹皮，指點這裏形勢，祇不許人再往前進，一上那崖，不死必傷，事前曾聽馬嘶，必是恩人所留，二人問完前言，囑咐了幾句，把東西留下，三客也同回轉，就在洞中，吃飽回走，二人都惦記那兩匹良馬，想起大俠七星子，每次喚馬，都是一聲長嘯，龍姑自覺呼聲不高，意欲練習，無意之間，高呼了一聲二花，李強笑說，此林地方寬大，那馬必在林外奔馳，不知去往何處，方才未見，怎喊得應，龍姑笑答，我這是在練習喚子，你管我哩，忽聽遠遠馬嘶之聲，由右側面森林深處，隱隱傳來，二人大喜，李強也跟着呼了一聲大白，却無回應，右側面一帶，林深樹密，好些地方上人，均未到過，因恐走迷，

來往都是舊路，這還是照着蒙面人的走法，否則更遠，心疑方才所聞，不是昨日兩馬，前進不到半里多路，馬嘶忽又起自右側，不止一匹，忙同呼應，果有二馬同鳴，越來越近，隨聽草樹連響，昨日兩馬已繞林馳來，好生歡喜，龍姑想要騎上，李強說，無鞍的馬如何騎法，龍姑答道，此馬性靈，拉住馬鬃，也許能行，李強見他從來無此喜歡，不忍拂意，笑道，你還不會騎過馬，抱你同騎罷，剛同縱上大白馬背，二花忽用口咬龍姑衣服，不住拉扯，似有妬意，二人哈哈大笑，祇得分騎同行，不料那馬不走來路，竟由右側暗林中繞去，李強恐樹枝打頭，受了誤傷，正喊二妹留意，伏在馬上，不要抬頭，走出不遠，忽聞異香，前面白影縱橫，漸有天光日影，由林隙中漏下，最前面更是明亮，樹也高大得多，行列甚稀，花香越濃，馬行加快，臨近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前面，竟是千百年以上的蒼松翠柏，大均數抱以上，拔地直起，最低的，枝頭離地，也有兩三丈，所行之處，行列相對，竟寬達十丈以上，地下春草蒙茸，一片坦平，偶有坡陀，均不甚高，頭上繁枝交錯，日光篩影而下，遍地銀鱗，因風散亂，松影參差，宛如碧雲瀉地，松枝上面，長滿各種五顏六色的香草，和許多寄生蘭花，形如翠帶，枝枝下垂，那花約有酒杯大小，鮮豔已極，滿樹繽紛，異香濃郁，沁人心脾，神志皆清，一路繚亘不斷，不知多長多遠，好似把人沈浸在香海之中，出生以來，從未見到這等奇景，不禁連聲誇好，拍手歡呼起來，這片松林，長祇十餘里，除這寄生的幽蘭

香草，奇花異卉而外，並有各種彩禽翠鳥，飛翔往來，一路觀賞過去，不覺走了一大段，遙望前面，松林行列，更加整齊寬大，右側盡頭處，似有山形隱現，佈滿陽光，忽聽遠遠又是一聲馬嘶，兩馬忽然把頭一掉，往右馳去，林中盡是松杉古木之類巨木，分不出什麼道路，右面祇是陰森一些，再往前去，蘭花漸少，景更幽晦，時見雜草荆棘阻路，路也崎嶇不平，正不知兩馬，爲何棄明投暗，離林外還有多遠，忽見前面暗影中，好似橫着一帶山崖，走近一看，已走出林外，順着崖脚，前行半里，便是平日發脚之處，一算路程，差不多比以前要近一半，祇這一段，路較難走，餘俱平坦，當日來回，足有富裕，連馬都不必騎，越發忻喜，一看天光尙早，便在當地，加上鞍轡，訓練兩馬，直到黃昏月上，方始回轉，行時恐馬跟隨在後，照着方才訓練，卸去馬鞍，把手一揮，便自馳走，次日再往，意欲走遍松林，往昨日發現陽光之處查探，那馬不知何故，竟不肯去，二人料有原因，祇得罷了，由此往來方便，每日早出晚歸，馬是越練越好，桃源莊也無什動靜，過了些日，蒙而人始終不曾再見，料知土豪，必在暗聘能手，準備報仇，雖有蒙面大俠現身表示，但聽朱四的口氣，對新村人的疑念，始終未消，光陰易過，不覺快有一月光景，李強想起玲姑前約，意欲暗入桃源莊，窺探動靜，就便覷查虛實，忽聽人說，鎮上兩個孤身藥客，突然失蹤，二人在鎮上往來數年，頗有積蓄，前日還有人見他，和秦家教師唐信，一起飲酒，當夜人便不見，同

夥商客，去向唐信打聽，說是昨夜，同去官道上，步月乘涼，後便分散，別的不知，近年鎮上商客，每隔些時，必有一二人失蹤，都說被狼偷去，全都生疑，但怕土豪凶威，又見每次失蹤的人，不是積財太多，便是背後常說秦家刻薄凶橫，或將教師打手得罪，誰也不敢出頭理論，所販採的藥材，又極珍貴，利之所在，祇得冒一點險，謹言慎行，那裏還敢管什麼閑事，至多探詢兩句，稍覺對方詞色不善，便不再問，以前有那聰明一點的，不願受人剝削，探到幾樣珍貴藥材，連店都不同，連夜起身，或是另由同夥帶走，不料回數一多，漸漸被人發覺，走出不遠，便遇盜賊，送了性命，當地距離縣城太遠，這般藥客，多是孤身，無人作主，偶然經官，也祇把家屬，和左近土人，騷擾一陣，敷衍了事，後來衆商客，疑心土豪關鬼，姑照所說規條，由鎮上藥棧，代收代賣，利錢雖去了一多半，上等貨物，還得不到，須由土豪，獨收專賣，不能染指，人却平安，經此一來，事更明顯，那久受剝削，心中氣憤的人，祇要背後，稍出怨言，被對方爪牙聽去，不出三日，定必失蹤，由去冬起，越發利害，衆商客做慣這行，難於改業，明知秦迪，是個形同盜賊的土豪惡霸，但有那等財勢，誰也奈何不得，祇得在入山採藥時，私下約定，除交易外，不可議論秦家長短，到了上月，人數居然不短，方自慶幸，日前祭神飲酒，又有兩人，說話失了檢點，次日人便失蹤，李強暗中，曾交有兩個藥客，弟兄二人，一名鮑應，一名鮑寧，人最機警，又會一點武功，因在鎮上往來罕

久，心思靈巧，不惜小費，善於交接，和教師惡奴，都說得來，有什小事，也能居中化解，因在山中採藥，爲野獸所困，巧遇李強解救，甚是感激，雙方成了至交，李強便說開荒經過，現雖安居度日，終恐土豪吞併，請代留意，如有風聲，代送一信，二人感恩，又是同病相憐，借着收買李強所採藥草爲由，每月見幾次面，那般爪牙，雖奉土豪密令，因見李強，外表老實忠厚，性情良善，均以爲秦氏父子多疑，作賊心虛，並無此事，李強常在山中，和龍姑打來野味，再送些與他們，又有鮑氏兄弟，代爲關說，大家都和李強投緣，掌管鎮集的藥棧主人，乃秦迪心腹張玉，威權最大，人最貪小，因得過兩張狼皮，見他天真老實，常送東西，來換酒吃，向不計較，沒有東西送來，也會空手來討，可是過後，定必加倍奉還，越發喜他，一點沒看出此是未來強敵大患，內有一次，秦迪聽說李強，私往鎮上換酒，自帶惡奴起來，意欲不問是否奸細，先毒打他一頓再說，兩下幾乎攪上，人已到門，也是張玉，將李強藏起，力言已走，在場惡奴，均怕張玉凶威，不敢開口，秦迪走後，張玉知道秦迪好勝任性，不通情理，雖然娶了玲姑，仍記當初獨殺四狼，使他臉上無光的仇恨，心中恨極，不問是否奸細，遇上必加毒打，暗中囑咐，你是個好人，除却莊中那般教師，是認得你的，個個誇好，可惜莊主見你不得，以後不可再來，如想酒吃，不要到此，祇隔着籬笆，喚我兩聲，把你送的東西放下，自會命人送去，龍姑也覺犯險無味，真要遇上秦迪，太軟不肯，強

又強不得，從旁再三力勸，李強已有好些時未去，這日拿了一點藥草，借着換酒，想將鮑氏兄弟，引出探詢。恰在途中相遇，同去林內無人之處，問知前事，不禁大怒，料定狗子，把人擒去，回家和寵姑商量，想往救人，兼赴玲姑之約，寵姑想了想，答道，你答應了人家，不能失信，又不絲毫瞞我，去是該去，不過，蒙面大俠，久無動靜，此次前往，未必知道，那兩匹馬，近已練得能通人語，飛刀飛箭，更是百發百中，莊中全是廢物，你如裝着蒙面大俠前往，嚇都把他们嚇倒，此行什九成功，那馬最好帶去，好在莊中地圖，你早看熟，又是舊遊之地，祇不過分多事，驟出不意，必能成功，便有差池，也可騎馬逃走，率性裝得像些，先聲奪人，要佔不少便宜，李強問出寵姑不去，越發心安，笑問何故，寵姑答道，當初我把桃源莊，看成天羅地網，爲救豬兒，不能不去，斷定是往拚命冒險，凶多吉少，添我一個幫手，遇到急時，多殺幾個惡人除害，死活總算與你一起，也是好的，免得人雖歸我，心却戀着別人，想起難過，不料秦氏父子，人雖凶狡，手下爪牙，那等膿包，事後聽說，真把人笑死，這一月來，蒙面大俠不見動靜，必又驕狂，故態復萌，理應給他一點利害，以踐他所說之言，免得多害好人，並且蒙面大俠，對我夫妻，十分看重，也應學他的樣，教護苦人，懲制惡霸，才不枉人家的盛意，否則，那兩匹馬，真似練來玩的，不辦點事，有什麼意思，不知也罷，既知有人受害，便應趕去，你對我的情愛，已然知道，如再同去，不特多你

一層顧慮，男女同行，也易被人看破，上次祇算因人成事，這次有了經驗，但無異人相助，更要小心應付，知進知退，不可強爲其難，我看蒙面大俠，對於莊中形勢，明如指掌，也許還有內應，才會遇事那麼鎮靜從容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既向老賊父子警告，必有下文，也許又和你走成一路，就太妙了，李強終覺第一次騎馬入莊，好些可慮，未了議定，等到黃昏月上，先將馬偷偷引來，藏向附近樹林隱處，到了用時，換馬接應，騎了就走，這類舉動，原本練過多次，兩馬忠於主人，每日放羊回來，雖將鞍轡取下，並不走遠，祇在森林外面，吃草閒行，或往溪中游水爲戲，水性甚好，能照主人心意，低頭入水，將森林水塘中，所產一種大頭長身的魚，啣出水面，山中素無魚吃，新近才得發現，視爲珍珠，祇恐洩露出去，暫時不敢多取，也不令其走遠，一呼卽至，極易引來，候到黃昏，一見明月將升，天氣晴美，祇西北方，湧起大堆雲層，山岳也似，秦嶺多雲，不似下雨之兆，越覺比上次，容易得多，免去摸黑，目力雖強，到底不大方便，俱都高興，趕到森林，連喚大白二花，竟無回應，不知何故走遠，尋了一陣，見一輪明月，漸漸升高，天已入夜，時候將到，難再久停，李強兩次要走，均被龍姑勸住，

四 所期不至傷如之何

李強換好服裝，又等了一會，馬仍不見走回，知道豬兒最愛兩馬，常要乘騎，馬性又靈，經過主人指揮，許令豬兒乘騎，便不再抗，也許乘此空閒，暗中尋來，將馬引走，天已不早，必須在亥子之交，混入莊內，探明囚人所在，候到子夜無人，將防守惡奴打倒，才能成功，不能再延，龍姑才說，自己還是有些不放心，爲防仇敵耳目，不便同行，但想守在出口一帶，暗中埋伏接應，到時，騎了兩馬，相助同逃，仍把囚人，送往青龍澗藏起，無馬如何上路，囚人再要傷重，更是難辦，李強說龍姑多慮，仍照上次，盜馬同逃，也是一樣，龍姑無法，祇得應諾，李強意欲先行，由龍姑在彼等馬，龍姑知他恐其涉險，借故留下，不令同行，力言我最留心，平日和你照着莊中地圖，觀查地形，互相商計，今夜又全照蒙面大俠的方法，聲東擊西，先佈疑兵，寫上好些紙條，隨處釘上一把飛刀，惑亂人心，假作行刺，暗中救人，可惜我和你常在一起，被人看見，易露馬脚，又無那樣奇怪面具，祇給你用上軟緞，做了一件黑披風，以備隨時隱身遮掩，和兜救受害人之用，不能同往，如多一個幫手，更易成功，接應萬少不得，李強勸他不聽，又知龍姑，近來武功越高，胆大心細，比自己還要機警周密，祇爲關心太甚，阻其同往，實則所說有理，多此接應的人，果好得多，笑道，我真拿你無法，如再勸阻，必又說我對你輕視，以爲女子不能獨自行動了，同去無妨，但要說話算數，無論有何驚兆，均不可入莊一步呢，龍姑笑道，剛說不輕視我，又說這樣的

話，你們真個成見難移，你尙如此，何況別的男子，我們女子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自主，不受男子拘束呢，李強笑道，我不過愛護關切，並非真個輕視，如何一說這樣的話，就不順心呢，龍姑笑答，都是一樣人，無論爲人爲己，我有才智心力，遇事便當發揮出來，如和別的女子一樣，不問對與不對，一味柔順，去討男子喜歡，自己空有一身能力，不能施展，祇要男子一人喜歡憐愛，豈不和廢物一樣，成了你的玩物，我有我的志氣，也和你一樣，要爲公衆出力，盡我所能，助你成功，既然嫁你，自然要你愛我，和我一樣，情愛越深越好，但却不要你專一憐惜，一舉一動，都怕我受傷遇險，頂好放得四平八穩，安坐家中，和你同玩，那成了什麼人呢，我最愛的是你，最感激的是林中蒙面大俠，龍駒良馬，一送兩匹，我也有分，可見看得起，你偏怕東怕西，恨不能老把我抱在懷內，才放心，多急人呢，李強故意賭氣道，既然這樣，從此不再多口，由你任性，今夜就同下手如何，龍姑笑道，這又錯了，事情有個分寸，去如有用，任他多麼艱難危險，人生終有死活，心志所向，百折不回，成敗均應置之度外，我行我志，管什吉凶，如果無須前往，一時任性，要是無害，也還罷了，明是有害的事，後患甚大，不比上次，心中疑念未消，好了助你成功，一同全還，不好同死，也如心願，如今已知真心，理應互相愛重，量力料事而行，萬一人事難知，皇天無眼，留得我在，還可報仇洩恨，繼承你那未完之志，無故隨你犯險，並有後患，我去作什，

實不相瞞，我也明知此行，仍是凶險，並非容易，但我夫妻，既以救助衆人，脫離苦海爲志，遇事畏難，焉有成功之望，有人受害，義無後顧，故此不再勸阻，一面却作準備，你故意逗我，有什麼用呢，李強見他心志堅強，所說的話，均有至理，越想越可愛，喜道，二妹不特是我知己，又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大幫手，天下女子，如多像你這樣，早就好了，這麼一看，玲姑空具絕色，真可憐呢，龍姑佯嘆道，你看你，心心念念，還是忘不了他，當真不怕我多心麼，李強方答，如非兩心合一，誠信相孚，怎會無話不談，但我心中之言，祇此而已，莫非你還不信我麼，龍姑笑答，此時自然相信，將來就難說了，李強知他故意取笑，笑說，信不信由你，如不信我，我今夜已然答應了他，下次不再相見如何，龍姑笑道，可見你這人，還是沒有心良，我如真個多心嫉妬，你從此不再幫他，豈不更可憐麼，李強方答，都依你，又不好，忽聽頭上，有人微笑，隨聽疾風颯然飄過，所行乃是回路山溝，快要出口，明月已上中天，明光四照，沿途山崖草樹，均似蒙上一層輕霜，雲白天青，清陰滿地，空山無人，夜景幽絕，祇那一股風聲，一直響向前去，晃眼出口，月光之下，瞥見前面樹上，好些鴉雀，映月驚飛，半晌方止，那一帶樹林甚多，仔細觀查，並未見有別的影迹；官道上面，到處雪亮，靜悄悄的，不見一點人影，遙望對面桃源莊，仍和往日一樣，深林之中，時有燈光掩映，知道土豪父子，小的固是日夜荒淫，睡得甚晚，老的更是以晝作夜，通宵不眠，如

非近年老病衰弱，懶得行動，多此一人留意，比加上許多爪牙，還要周密，幸而狗子，忤逆不孝，不願和父母見面，所居樓房，南北遙對，分列甚遠，和馬棚牢洞，作三角形，遙遙相對，好在輕車熟路，祇要走到上次出口左近，越過山溝，和溝那面的木柵竹籬，借着沿途樹林掩蔽，繞到馬棚，便有成功之望，經過長年查探，知道狗子，平日喜歡熱鬧奉承，手下爪牙，聚在一起時多，各處防守的人，却是沒分，睡得較早，候到半夜，把人救出，仍盜敵人的馬，冷不防斬關而出，便有成功之望，祇是事前，還要往見玲姑赴約，探聽虛實，不知狗子，是否也在後樓，略一盤算，先把龔姑，藏向隱僻之處，偷偷越過山溝，貼着對岸，走了一段，那些竹籬笆，和木柵石牆，就着地形，時有時無，緜亘不斷，常人決難偷渡，李強力大身輕，却未放在心上，繞走不遠，發現一株大樹，忙由樹上橫枝，縱到裏面，落地一看，暗道慚愧，原來竹籬後面，還有埋伏，地上橫列着一條深溝，並放着好些鐵黎蒺，知是近來新設防備，遙望防守人的小屋中，燈光未熄，忙掩過去，側耳偷聽，不禁大喜，連忙走去，原來事有湊巧，玲姑之母，病重將死，狗子新近又強佔了一個土人之女，正在新鮮頭上，玲姑歸寧，正合心意，祇令瓜牙傳話，祇是男丁，不論是何親族，不許去往陳家走動，玲姑與爭無效，氣得亂抖，心憂母病，欲往送終，不能不去，到家一看，陳家親族，因陳四爲人頗好，大家都來看望，忽有惡奴趕來傳命，命男子迴避，爲了狗子凶焰日甚，比老賊更加橫暴，誰

也不敢違抗，男的固是不分老幼，全數嚇跑，一些女眷，也因積威之下，惟恐惹事受害，相繼託故辭去，這時，陳母臥床數日，危在旦夕，正由男女親族相助，備辦後事，人數甚多，等玲姑到家，人已逃光，陳氏共祇老夫老妻，和一未成年的過繼幼子，兩個丫頭，當時便成冷清清的，玲姑見老母病重，老父滿面憂惶，兄弟是過繼來的，尙未成人，又不懂事，如非帶有四個丫頭，連病人都無法照應，想起狗子，妬心奇重，不近人情，終日荒淫，對於自己，却似防賊一般，寸步難行，除陪他淫樂，服侍而外，連親族都不許見，差不多成了孤鬼，人又一味橫暴，喜怒無常，語言面目，無不討厭，幸而當初將他制住，現雖沒有初嫁時聽話，總算未受別的虐待，單這心身苦悶，已是難熬，照他陰險刻薄性情，將來實在難料，越想越心寒，父母正在悲苦臨危之際，惟恐引起傷心，又不便把滿腹愁腸，傾吐出來，越想越傷心，坐在榻前，略問了幾句病狀，兩行珠淚，已忍不住湧將出來，陳四知道女兒心意，先將帶來丫頭支開，強忍悲懷，溫言慰問道，女兒不要傷心，祇怪我當初胆小，不捨祖宗墳墓，三毛年紀尙輕，他哥哥又未回來，惟恐逃走不成，連累許多人受害，我全家性命，更是不保，才落得這般光景，我父女近雖不常相見，你的心境，我全明白，總算我女兒聰明，還有手段，居然過了好幾年，未生變故，少我一層愁慮，玲姑忍淚接口道，爹爹不要說了，這都怪我不好，決不埋怨爹爹，祇恨自己命苦糊塗，明見三毛那等氣概，無論心性爲人，文才武

功，都是頭等。幼年和他情分既厚，又受救命之恩，不知怎的，鬼蒙了心，被狗子強騙到家，動強輕薄，當時雖未被他強姦，却被他甜言蜜語所哄，想起三毛，爲人放羊，光景窮苦，新村無論男女，都要耕作，就好好嫁過去，也弄不慣，秦家飲食起居，無不豪華，享受舒服已極，何況這該死的小賊，對我跪前跪後，賭神罰咒，低聲下氣，百依百隨，皮氣好到極點，不似三毛對我，雖是愛極，還有剛性，心想，小賊娶我不成，必要害我全家，反正難逃虎口，敬酒不吃，等到受逼無奈，吃了罰酒，反受他制，不如乘機將其制伏，好歹全家過個好日子，祇要聽話，終能勸其歸正，譬如不遇三毛，又當如何，於是答應了他，最不該是三毛情熱心真，性情強毅，如不事前一刀兩段，必冒凶險，尋我糾纏，小賊妬心奇重，一定不容，一經發覺，三毛必死，我也連帶受累，可是三毛對我情義太深，又救過我的命，他最愛我這雙腳，從此生離死別，不讓他稍爲親熱，於心不忍，爲此約定私會，想由他親熱個夠，算是報恩，再與說明利害，不料那日，久別重逢，兩次見面匆匆，還不覺得，這一對面，不由勾動前情，越看他越好，偏已答應了小賊，事難兩全，再一想到，雙方家境，一面拿定主意，仍嫁小賊，却不願三毛，再娶別人，爲此用了許多心機手段，使其傷透了心，但又給他露出未來一線之望，我對三毛性情爲人，知得最深，女子再嫁，別人認爲可恥，他却說是理所當然，除非真個情厚，自願堅持，不是沽名釣譽，才無話說，此時女兒心情，也是

亂極，說了許多使他悲憤傷心的話，他先似受了激刺，稍爲表現，又強忍住，由此便聲色不動，我真該死，自己負心，偏恨極了他娶親，當時直恨不能他死在我的面前，才可放心，見他含笑對立，不再和我親近，一味謙和，恐他激變了心，萬分難過，實不相瞞，就那一會，他祇把我強抱了逃走，我一定願意，連爹娘都可忍心丟下，但是爲時不久，後來要他拉我的手，送下岸來，居然勉強答應，以爲不會死心，才高興起來，我想嫁他不成，好歹把他的心，給我留下，事後尋思，率性照着原定，明言利害，哭訴心事，和不得已的苦衷，他到不會變心，不是想好法子，助我全家，一同逃走，就是勸我，暫時仍嫁小賊，等他準備停當，時機到來，再報前仇，破鏡重圓，這麼一來，反而有望，他對我也必相諒，終身不會再愛別的女子，我真不該，先給甜頭，後又給他苦痛，一味自私，自己負心改嫁，還要防他再愛別人，處處愚弄，使其傷心太過，他本聰明絕頂，爹爹嫌我心腸太狠，想起他哥哥行時重託，間心不安，再故意高聲和我爭論，所說的話，必被聽去，所以不到兩年，便聽說有一村女，和他同出同歸，親熱非常，他那樣人，自易受人愛重，無足爲奇，可是說他再娶，我仍不信，後又聽說，果未定婚，因爲寄居倪家，代人放羊，倪女蒲姑愛他，隨同出入，他素不喜使人難堪，外表看去，自顯親密，上月小賊去往縣城，我正無聊，在花燈林中想心思，他忽悄悄走來，先頗驚喜，略一定神，才看出神情不對，不似爲我而來，同到樓上房內，果然心

地光明，自說來意，是爲救人，窺探虛實，並說和龍姑訂婚之事，女兒每日錦衣玉食，過的却是監牢生活，祇一虎狼般的野獸，和我同室而居，休說外人親族，連父母都難得一見，倪家龍姑，不知幾生修到，終日同了恩深情重的好丈夫，自由自在，遊行青山綠水，泉石花樹之間，同出同歸，無拘無束，彼此相親相愛，說的都是溫存體貼的話，何等快樂，那似我那只豬狗一般的丈夫，明爲愛我，却把我當成囚犯盜賊一般看待，行動不能自主，高興時，把我當成玩意奴婢，樣樣要稱他的心，日夜服侍，不高興時，便暴跳狗叫一陣；再不好估土人之女，荒淫爲惡，始亂終棄，所行所爲，更是天人共憤，宛如燕巢危幕，早晚玉石俱焚，同遭慘報，兩下一比，端的一個天上，一個地獄，我當時運氣帶痛心，幾乎發狂，知道今非昔比，不能再以前方法，也會軟硬兼施，用上許多心機，他偏神色自若，毫不爲動，悲憤之極，想起好好一個情深愛重的英雄丈夫，我偏不要，嫁給一個豬狗不如的野獸，當夜他穿着一身奇怪短裝，身帶兵器，迥不似平日假裝放羊娃，衣不蔽體的神氣，就在平日，他穿得雖然破舊，也掩不住他那英氣，這一打扮，更顯得是個儀表堂堂，威風凜凜，令人捨他不得，大錯已成，生前不能再得到他的情愛，轉不如死在他的面前，也許能在死後，得他一點憐惜，當時避往後房，正自痛心欲哭無淚，他竟追了進來，說是當夜救人心切，不能多談，以後每月看我一次，如受小賊虐待，必來救走，聽口氣，祇是舊情難忘，愛我之心仍在，不過心已

傷透，他又有了知心伴侶，把我當成朋友，決不要我，我愛極生恨，正想和他拼命，同歸於盡，忽然火起，小賊也自回家，進門就鬧，底下的事，爹爹全都知道，他在莊中，鬧得河翻水轉，祇一個人，救走四個苦人，小賊這面，連死帶傷，好幾十個，胆更大得出奇，樓上下那麼多的武師打手，竟會騎着一匹白馬，孤身趕回，打得落花流水，臨去還用巧計，把小賊淹個半死，到處飛刀警告，神出鬼沒，當他騎馬回門之際，真和天神一樣。我正捏着一把冷汗，誰知從容往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連毫髮也未傷一根，最奇是，一個人深入虎穴，做了許多事，那四個囚人，竟不知怎麼救走的，先還當有同黨，次日二三十個打手，去往南山查訪，忽又單人獨馬，蒙面出現，再打了個落花流水，回來的人，異口同聲，均說不是人力所能抵敵，害得小賊這一月來，滅了不少凶威，直到前數日，聘來兩個新武師，吹了不少大氣，胆才壯起，聽說，前日又由鎮上，擒來兩人，本意還恐仇敵尋來作對，打算藏起，因那兩個新武師，力言無妨，正好用以誘敵，不來便罷，來則送死，仍因馬棚之內，勸也不聽，接連三天，不見動靜，新武師吹得更大，我知三毛，言無虛發，看他那身打扮，分明是個首領，既然下有警告，和我又曾訂約，今將一月，斷無不來之理，我想今夜難免來此救人，自他鬧完去後，我對他的心情，已大改變，自知上月和他，婚後初次見面，又當心情萬分苦痛之時，所受刺激太甚，以致失了常度，所行所言，全都不對，事後回憶，方始清醒過來，我也不想

別的，祇想等他到來，說明心事，向他認錯，此後也不再作他想，祇在暗中，助他爲衆土人，復仇除害，秦氏父子，罪惡滔天，留在世上，不知要害多少人，大義滅親，已說不上夫妻二字，何況本是強迫，毫無情義可言呢，可惜小賊，防得太嚴，母親病重，今午才由小賊口中漏出，說母親想我送終，已派人接過三次，因嫌爹爹居家，太無架子，送來奴婢，也不肯收，祇勉強留下兩個丫頭，還是我見這兩個土人之女，粗蠢可憐，如在秦家，早晚打死，強勸爹爹收下，常說我家男女混雜，貴賤不分，一點不像他的岳老太爺，因怕那般土人親族，見我好看，亂想心思，使他疑心生氣，因此不許我回娘家，今早聽說娘病危急，爹爹又親自上門去接兩次，不好意思，才行出口，就這樣，還和他吵了一頓，才得起身，防人偷看，所過之處，全莊人等，均須遠避，一面通知娘家，不許男子進門，並在路口，派上惡奴把守，路上連鬼也未見到一個，這還是新近霸佔了一個土人之女，防我吵鬧，否則，能否回家，還不一定呢，其實，我每次和他吵鬧，全是見他害人，於心不忍，本是假的，頂好他一輩子不見面，才好呢，三毛今夜如來，直到我家，豈不是個機會，陳四見愛女，面容悲憤，淚隨聲下，哭訴不已，老妻病臥床上，已不能開口，拉着愛女的手，欲哭無淚，祇把一雙乾枯老眼，注視不已，好生傷感，聽完勸道，乖兒所說有理，比三毛走後，第二天所說，明白得多，事已至此，祇好逆來順受，靜待時機，悲苦無益，不過說話聲音，不要太高，雖說現

在房子，比前加大，親族人等，已全嚇跑，方才防你回來，不免訴苦，有話要說，連你兄弟，也打發去睡，不令在旁，夜深無人，這裏又甚隱僻，到底你還帶有四個丫頭呢，玲姑氣道，我才不怕呢，休說同來四個丫頭，兩個蠢牛一樣，兩個是我心腹，爲了小賊喜怒無常，動輒毒打，他們心胆早寒，見了小賊，如見惡鬼，嚇得戰戰兢兢，一站多半日，連大氣都不敢出，小賊偶帶怒容，看他們一眼，便嚇得亂抖，小賊見了有氣，不說自己，凶暴殘忍，反說這些土娃子討厭，輕則拳打脚踢，重則交與手下惡奴，用皮鞭亂抽一頓，可憐已極，小賊又喜擺架子，房中至少要有十個八個服侍，他連解手扣衣服紐子，都不肯自己動一下，夜來同睡，也要他們輪流站班，全不憚人，初嫁時節，真把人羞死，近來臉皮才老了許多，由他鬧去，勸說無用，祇得隨時留心，暗中化解，小賊越凶，他們越發變臉變色，小賊看了，也越生氣，打得更多，壓得他們，和木頭人一樣，那有一點生氣，個個當我救苦救難的菩薩，因小賊高興時，我和他吵，或是真個情急拚命，也還聽兩句話，才好一點，如是未婚前一兩年的行爲，這幾十個土娃子，早被打死，帶來這四個，兩個是我愛的，聰明伶俐，而又謹慎，兩三次快死，都是我強救下來，內中小桃，比較秀氣，怕受糟塌，終日隨我，寸步不離，小賊進房，我總把他支開，當我親娘一樣，另兩個實在太蠢，放在家中，必遭毒打，才帶了來，轎子剛一回去，聽他四人，低聲議論，均說，今夜到此，心胆才定，最好外老太

太，多活幾日，他們跟着沾光，過幾天安寧不害怕的日子，請想有多可憐，就在旁邊，也必不會走口，何況先已招呼，說娘病重，不喊不許進房，他們終年不得好睡，近來小賊出門，往來縣城，一去好幾天，我總是放假，許其回家，任意閒散，安上幾天的心，這類事，好似皇恩大赦，難得遇到，正好叫他睡去，以防三毛萬一尋來，到底不安，爹爹祇將家中那兩個，安頓好了就是，陳四道，我想你三弟，今夜必來，祇不知什麼時候，事前我已料到，我年雖老，體力尚健，你母親的病，暫時尚不致死，神還未散，少說也有五六天，我又懂醫，有我父女在旁服侍，祇比那些蠢娃子，要強得多，病人祇得一個，亂糟糟的，反使心煩苦惱，你娘原把三毛，當成女婿，也常想他，你未來時，已先招呼，知你帶得有人，命我家兩個丫頭作主人，好好待承，隨意飲食安睡，祇不要脫衣服，以防你娘的病，有什變化，這後院一帶，清靜已極，各屋都點有燈，向來不關的兩層院門，已全關好，表面是聽小賊的話，不許外人上門，實則似想三毛萬一尋來，秦家就有人來窺探，你兄弟住在前面，一聽打門，自會通報，或藏或逃，均來得及，玲姑又向病母，親熱勸慰了一陣，越想越覺李強當晚要來，天已半夜，尚無動靜，又恐去往秦家錯過，心甚不安，秦四看出女兒心意，勸道，你不要愁，他今夜非來此尋你不可，那兩個藥客，也必被他救走，你再嫁他，固是無望，好在你已明白過來，不作此想，此事固然是我胆小，錯了主意，你也有對他不起之處，但他生具至性，寬宏

大位，遇事替人設想，必能原諒，以後你和他結爲姊弟，不也好麼？玲姑嘆道：女兒天性好勝，前月相見，看出他仍念舊情，對我愛憐，越覺對他不起，休看昔年分手時，他才十四五歲，從小相處，心性深知，他輕易不會愛上一人，何況有我在前，別人更比不上，他那寵姑，不問品貌如何，至少對他情深愛重，是他志同道合的知己，不然決打不動他的心，女兒別無所長，祇仗一點品貌，又嫁過他的仇敵，如何能比人家，就他愛我太甚，肯收覆水，他必是一面愛我，一面却把寵姑，看得更重，人家是個完全的人，這口氣先爭不來，終日苦痛懊悔，其何以堪，所以第二日起，便把念頭改過，他比時神情，祇管有些憐愛，心却十分輕視，這一層，我最氣不過，他如騙我，一去不來，我還不能怪他，才真把人悶死呢，邊說，邊又流下淚來，回憶前情，柔腸如割，正自哭訴，悲悔交集，忽聽窗外有人，輕輕彈指之聲，陳四正問何人，玲姑已急呼道：你真尋來了麼，話未說完，人已搶將出去，陳四雖知李強必來，因未見人，又未開口，還疑同來了頭，或是秦迪多疑，命手下爪牙。暗中來此窺探，再不，便是莊中，出了變故，命人保護，來人見外面兒子，睡得太香，重門緊閉，家有病人，又不便大聲驚動，深入內室，故在外面敲窗，等人問答，再說來意，一見愛女，驚喜失常，覺太冒失，如將真情洩漏，馬上大禍一場，忙趕出去，剛到堂屋門口，便見滿院明月之下，站着一個，身披黑色披風，白衣短裝，腰纏鋼鞭飛刀，威武英俊的，蒙面少年，認出正

是李強，和愛女對面立定，都是一言不發，呆在那裏，愛女滿面，均是淚容，忙趕過去，悄聲說道，老賢姪，夜入虎穴，大非容易，你還有應辦的事，不能久停，你嬌病臥在床，改日有事，我自會偷往新村尋你，我引你們二人，到對面房中，談上一會，各自走罷，李強也早上前行禮，喊了一聲四叔，同去房內，陳四苦笑道，你二人說完了話，走時可到對屋，四姑還想見你一面呢，說罷，走去，玲姑見那披風，甚是長大，穿在身上，分外威武好看，正是上次所贈軟緞，苦笑道，三弟請坐，難得今日機會，還有許多話，要和你說，數年未見，何不把這鬼臉殼取下，讓我也看你一眼，看與平日所想臉貌，變了沒有，李強隨即坐下，玲姑見他，不會回答，笑道，你放心，以後無論到什光景，祇有盡我力量，助你成功，絕不壞你美滿姻緣，夫妻情愛，上月見面，乃是久別重逢，平日想念太甚，日子又過得太苦痛，驟然遇見以前最愛的人，想起對不起他，又見你對我神情，和所說訂婚的話，忘了我已嫁人，當是昔年相對，又是悔恨，又是傷心，一時糊塗，神志失了常度，後來見你，仍戀舊情，闖進房來，雖更傷心，人却明白過來，剛想明言，便見火起，我那冤孽丈夫，又回了家，匆匆分手，一直後悔到今，你既來此看我，好歹見上一面，容我說幾句話如何，口都不開，莫非祇爲答應在先，不肯失信，連真面目，都不讓我看麼，隨說，隨代李強，解那面具，李強剛答，玲姑不必傷心，我來已有多時了，話未說完，面具已被解下，玲姑聽他語聲哽咽，說是

人已早來，方才父女問答，必全聽去，無須再爲洗刷，背後之言，自更容易取信，又見李強，也是滿面淚容，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目，淚光閃閃，注定自己，隱蘊深情熱愛，足見以前所料不差，芳心大慰，不由悲喜交集，慨然笑道，這樣我死也心甘，你的心我已全知，舊事不必再談，我的話也無須再說，各盡各心，得你今日一見，已是滿足，你還要去救人，難得今夜，我丈夫貪戀新霸佔的土人之女，新來兩個教師，好說大話，必無真實本領，是個機會，正事要緊，你的本領，我也深信，必能手到成功，祇是時光寶貴，天亮得快，以後遇機再見，不必限定日期，有事再來，請快走罷。李強見他詞色悲壯，與上次相見，直似換了一人，回憶前情，和方才所聞，更生憐惜，反而不捨就走，強笑答道，想不到玲姊，美若天仙的人，也有這等志氣胆勇，改日再見，和你細談，祇是四嬸，還未請安呢，我見過四嬸，再走如何，玲姑笑道，我祇願聽你說話高興，忘了我娘想你，還有我雖有夫之婦，但我丈夫，形同豺虎，他父子罪惡如山，舊有夫妻情分，也應爲衆人，除此大害，何況本是勢迫利誘而成，想起祇有痛心，我以後決不嫁人，但非助你爲民除害不可，新近莊中虛實，和他父子的陰謀，你還未必盡知，難得有此機會相見，也須和你一談，祇不誤救人之事便了，說罷，引了李強，同往對屋走去。

五 留得芳顏與誰看

李強因在小屋外，聽防守人說起，得知玲姑母病垂危，前往送終，狗子秦迪，多疑善妬，恐人偷看，捱到夜晚，方令坐轎起身，並派兩個惡奴，守在陳家前面路口，不許男子經過，心中暗喜，知道陳家所居，雖然偏在西北角上，但有幾條小路，可以繞走，那牆內壕溝，又一直通到離陳家半里多路的桑園之內，地勢僻靜，黑夜無人，月光甚明，又聽發轎不久，天才亥初，此時趕去，不過剛到，往返決來得及，不致誤事，心中大喜，不顧細聽，忙往陳家趕去，沿途見大好月色，花樹繁茂，夜景十分清麗，祇是無人享受，總日勞苦，未明即起的農奴土人，早已苦睡，一般教師打手，爪牙惡奴，知道主人，新佔民女，正在樓內淫樂，不會出來，也自聚賭縱飲，各隨其類，聚在一起，把上月蒙面大漢，忘了一個乾淨，因此李強未遇梗阻，容容易易，便自走近，耳聽大樓內，笙歌歡笑之聲，隱隱傳來，暗忖朱門肉臭，白骨在野，果然不差，本來大好田莊，多數土人，居此樂土，不能絲毫享受，而土豪惡霸，粧點園林花草，每日祇知淫樂，荒淫殘暴，不知領略，冥冥中好似清風明月，各種美景，不是有那清福的人，任你天大財勢，祇管巧取豪奪，收拾得更好，天會叫你無心領略，不知受用，終日營營，無暇及此，那惡作得小的，心勞力拙，糊塗忙亂了一世，能夠保

得善終，與草木同腐，畢生辛苦經營的園林台榭，祇是爲他人忙，而家屬子女，驕奢淫逸，享受已慣，男不知耕，女不知織，身無寸長，全仗父兄丈夫，心計盤剝，爲作牛馬，冰山一倒，立失依靠，轉眼家業蕩然，男盜女娼，卑賤苟活，供人玩弄笑罵，本身祇是苦了一生心機，騙得有限年月的富貴咒罵，一死便了，未遭慘禍，尙是萬幸，有那大奸大惡之徒，造孽太多，眼看聲勢喧嘩，氣焰逼人，既富且貴，不可一世，忽然惡貫滿盈，遭受慘報，身敗名裂，昨日台上貴官，城中富豪，一呼百諾，不可一世，轉眼之間，多年心機，巧取豪奪而來，的金銀財貨，盡爲他人所有，身爲階下囚，有似待死牲畜，宛轉哀號，痛心泣血，慘酷無門，莫可告語，再一想到，昔日輕憐密愛的嬌妻美妾，今爲別人樓抱快活，子女親屬，四散逃亡，未成年的嬌兒愛女，不死卽爲乞丐，萬念皆集，心如油煎，更是萬分慘痛，欲求像那平日常受自己虐待的苦人，而不可得，及至受刑之後，昔日的亭台樓閣，畫棟雕樑，轉眼成了斷瓦頽垣，鞠爲茂草，雖然成則爲王敗則寇，一部歷史，無非人類爭殺，互相吞併的殘暴行爲，但是得之者難，失之者易，在台上時，如能存心，稍爲良善，惡取善治，對那受害的人，稍好一些，祇管以前，曾加苦痛重壓，但是尋常人心，都喜安靜，厭亂惡暴，照例好了瘡疤，忘了痛，而自己乘時統治，加以撫循，能使相安立時成了歷史上的有名人物，即或才力不夠，對頭比他更強，同時奮起，因他得志以後，待人尙厚，人民猶有去思，是非功罪，

自在人心，也不致以成敗來論英雄，使萬夫切齒，永落罵名，秦氏父子，雄踞山中，正是這般王侯將相的縮影，眼看人心恨毒，禍在旦夕，還在自恃財勢，爲惡橫行，當他今日荒淫酒色，凶焰萬丈，惟我獨尊，得意無憂之際，那知土崩瓦解，就在目前，休說這麼一羣無用的武師打手，人心憤毒之下，便帶百萬雄師，也如河堤驟決，冰山向火，轉眼消滅，有何用處，正覺秦迪，愚昧無知，蠢得可笑，忽見前面大樹下，有兩人對飲，先由桑林走出，心中尋思，不會留意，前面又有大樹擋住，差一點沒有冒失走近，忙卽停住，剛由樹後繞過，忽聽二人說話，聲音不清，似已大醉，細一回顧，身旁還放有兵器，知是派來把守路口的惡奴，方想這類蠢才，祇好威嚇土人，有什麼用處，忽聽內中一人說道，五哥，你少吃兩杯罷，方才明明白白，見那蒙面大漢，在對面林中一閃，祇未騎馬，你偏說我眼花胆小，但我越想心越寒，又不敢過去，待了一會，你丟了兩塊石頭，不見動靜，咬定是我看錯，焉知不是走開了呢，何況馬棚內，又囚有兩個人，今已三日，照上月飛刀留字，斷無不來之理，我看事情不妙，天已夜深，莊主之命，誰敢違背，決不會有人到陳家，自討苦吃，如貪功勞，趕緊報信，好在七星子，神出鬼沒，今夜出現，有什麼故，我們報警在先，自然有功，就我看錯，也有話說，如怕多事，誑報不實，求榮反辱，趁早歸家去睡，免得坐在這裏，心裏發慌，另一人答道，你真糊塗，方才白把我嚇一大跳，如真是那蒙面強盜，我兩個早沒爭

了，那有這樣太平，如未看錯，我們回去報信，豈非送死，這大月亮，容我把這半壺酒，吃完再同睡去，李強聞言，心中一動，猛想起第一次發現大漢，便是越崖去往陳家，這裏離馬棚，和狗子的家均遠，又是莊中風景之區，石土夾雜，坡崖甚多，不宜耕種，祇陳家門前臨溪數十畝水田桑園，可耕地少，無什人家，莫要陳四與之相識，又想蒙面大俠，深知桃源莊地理虛實，人却不是土著，越想越覺可疑，因聽二人說話，舌頭都短，料已大醉，所行地又陰黑，無須多慮，輕悄悄繞往側面，急行前馳，走到陳家，大門已閉，裏外靜悄悄的，知道陳老夫妻，住在後院，便由房後小園，越籬而過，由後門掩進，忽聽女子笑語之聲，立定一聽，乃是幾個丫頭，正朝主人所用兩婢訴苦，玲姑到已多時，正在陳四房內，不喚不許人去，心中越喜，仗着以前熟地，丫頭們都聚在昔年玲姑臥房對面，餘均無人，悄悄繞往後院窗前，暗中查聽，正值玲姑，哭訴苦痛，和對自己的心事，才知上次，實是激刺太深，失了常度，越聽越可憐，一看天色，已快交子，恐驚病人，伸手彈了兩下窗戶，未等問話，玲姑便慌不迭，趕將出來，李強見他，淚痕滿面，悲喜交集之狀，見面祇說得兩個你字，底下便開不出口來，人本俊美，月光之下，越覺霧鬢風鬟，丰神絕世，媚目波瑩，哀豔不勝，想起方才所聞，不禁勾動舊日情懷，心中傷感，互相發呆對立，都是一句話，也說不出來，跟着，陳四走出，同到對面屋內，雖然彼此說話不多，各有難言之痛，總算心迹皆明，都能相

諒，李強天生情種，見他這等說法，更把數年來的怨恨，一筆勾消，雖然心地光明，毫無雜念，憐愛却到了極點，聞言忙道，秦氏父子，萬惡滔天，玲姊深明大義，將來免我好些爲難，感謝不盡，等我拜別四叔四嬸，辦完今夜的事，來日方長，以後常與玲姊相見，再作長談罷，玲姑苦笑道，多謝你的厚愛，祇恐到時，有人管住，由你不得呢，李強知指龍姑而言，忙道，玲姊，你料錯了，他不是個尋常女子，此時無暇多談，將來自知，玲姑聽出他夫妻情愛深厚，互相敬信不疑，自顧身世，忍不住心又一酸，忙即忍住，不覺走到對屋，陳四忙陪李強，同去場前，陳母見他，生得越發雄壯英俊，與愛女真是天生佳偶，偏被狗子秦迪，強行拆散，又見愛女，並立一旁，面容悲苦，淚痕未乾，越發心痛憤恨，顛巍巍手指李強，強掙着說得你哥二字，一口氣不來，人便暈死，急得玲姑，哭喊得一聲娘呀，便要撲上前去，李強因陳母最愛自己，見狀知其傷感過甚，一口氣沒有緩過，還救得轉，親人却哭不得，強忍悲痛，忙把玲姑拉住，正在勸解，陳四原精醫道，過去推拿了兩下，人便救醒，先勸了病人幾句，再對李強忍淚說道，你四嬸爲了玲姊，不能踐約嫁你，出門之後，終日愁苦，不聽勸說，近年成了心病，以致未老先衰，成了弱症，本來我看他脈，至多還有三五日的壽命，心想他每日思念玲兒，秦家偏又不許回來，多年夫妻，想他多延長幾天，連命人去秦家三次，我又親身往接，才許回來送終，我恐狗子明日又強接回，還和他爭論了一陣，力

言病人危在旦夕，玲兒雖嫁你家，不能阻其送終，斷絕母女天性，也無迫令病人早死，玲兒一到，就須送終之理，不信你看，萬一今明天不曾斷氣，你如來接，恕我父女，不能奉命，就這樣，狗子還命心腹，先來查看，強命親族迴避，挨到深夜，才用轎子，把玲兒送來，心想病人聽說此事，有多傷心，他又對你萬分看重，說你小時奉之若母，愛到極點，忽然相見，想起前情，自更悲苦。所以暈絕過去，他這病本來無救，不料福星天降，事出意料，玲兒未回以前，正在門前盼望，忽遇一個鄰居至友，日前知你四嬸病重，恰在山中無意之間，掘到一株起死回生的靈藥，還有一個大如嬰兒的成形何首烏，瞞了狗子，與我送來，剛把藥草煎湯服下，你二人也先後來到，先和玲兒訴苦，還未說起此事，那何首烏，至少也在三百年以上，你四嬸用不了那許多。送的人經我強勸，告以百年難遇之物，有那靈藥續命草，已可轉危爲安，再有成形首烏，培補真元，不特復元得快，還可却病延年，但是如用九蒸九酒之法，一則費事，日子又久，不過吃不完的，可以保存，功效並差不多，我夫妻連玲兒，都吃也吃不完，這好東西，何苦浪費，他才取了些走，下剩除病人外，還要富餘多半，一經折斷，至多祇能過上一日夜，常人吃了，明目輕身，容光煥發，益壽延年，強健精力，好處也說不完，難得夜靜無人，賢姪此來，正是機會，你今夜救人，包你成功，不必太忙，我才想起，詳情無暇多言，玲兒可快把門關好，不讓三弟就走，今夜救人，早晚一樣，且先一同

享受靈藥奇珍，再說別的，免得錯過良機，你娘此時命雖可保，到底心病難醫，虧損過度，早把他吃下，要好得多，我也放心，好在已有準備，用不了一會功夫，你們乘此時機，也好說話，玲姑聞言大喜，忙去把門關好，橫身攔住，笑說，三弟，雖然今非昔比，我不能再和以前一樣，強你依我，爹爹素來謹慎，決不會誤你的事，這等說法，必有原因，請你就聽我這一次話，吃了再走，李強先見陳四，說個不完，心頗發急，惟恐耽延時久，及聽口氣拿穩，又命玲姑，閉門攔阻，父女二人，都是意真情切，猛想起所說必有原因，否則，素來謹慎的人，不會斷定成功，本想自己身強力壯，用不着吃什靈藥滋補，但見玲姑聞言，當門而立，滿臉誠懇求告之容，不禁感動，暗忖，照今夜所聞，被囚兩人，一時當不致死，即便延誤，明日仍可再來，得他父女暗助，更加容易，何況好些要緊話，尙還未問，忙答四叔玲姊盛意，遵命就是，玲姑見他，仍似昔年相對神情，心更喜慰，笑答，三弟真個好人，就看爹爹吞藥這點功夫，我把近來他們的陰謀，對你說罷，隨說秦氏父子，認定仇敵，與新村有關，內中頗有能者，惟恐一發不可收拾，表面兩不相犯，暗下功夫，勾結官府，多聘有本領的武師，非要一舉成功，有勝無敗，才行發難，不特暫時不會去往新村擾鬧，祇借鎮上賭博，交易貨物，引誘土人，窺探虛實，連近日所擒兩個藥商，也是故意引逗，試驗對頭，是

否有此本領，言出必行，事前曾下密令，擒到人後，全莊加意戒備，並命爪牙，埋伏官道，

探看東南兩處山口敵人，來踪去迹，又命朱四，留心查探，這幾日新村有無生人生馬來往，何人夜間出村走動，仇敵如真應時而至，不可再和上月一樣慌亂，無論發生何事，均照老賊以前所演陣勢而行，祇守不攻，除却真能將其打敗擒住，一味虛張聲勢，不可硬敵，一有警報，立由來人跑出莊外，分頭藏起，能夠暗中尾隨更好，好歹也要看出他真個去向，救人容易，走却討厭，各處路口，並還設有埋伏，可是老賊準備，雖極周密，無如狗子驕狂任性，樂於荒淫，手下人等，相習成風，平日祇知欺壓土人，遇到正事，不是怯敵，便是懈怠，但能規避取巧，誰也不肯上前，接連兩夜，見無什事，連老賊都覺有些料錯，心疑蒙面人，爲救三藥客而來，飛刀留字，全是虛聲恫嚇，這般奔走江湖的藥客，交往甚雜，因見同伴，時常失蹤，心中害怕，利之所在，不捨離去，特意由別處聘來幾個江洋大盜，有本領的飛賊，把人救走，故意恐嚇，以防再受侵害，否則，新村雖是多年仇敵後患，這多年來，除豬兒自行投到，不知真假而外，並未公然和他爲難，受凌虐的，都是本莊土人，與他無關，表面相安已久，何必多事犯險，一再飛刀留字警告，據朱四說，豬兒遇救，並未回村一次，父母日夜悲泣，說同村的人，將他逼走，必是犯了村規，愧憤入山，爲狼所殺，村人因其年老無能，全仗兒子耕種，並按村規救濟，不似行詐，雖然事情難料，仍拿不定，是否新村一黨，却想蒙面人，劍俠一流，莊中又有內應，定必日常有人窺探，莊中擒人，斷無不知之理，這

一次做得又甚明顯，第一次犯他警告，真有本領，藏在近處，應該當天夜晚，便見顏色，怎會一連兩三天，均無動靜，本人又懶，雖想得到，無如年老多病，父子又不一心，狗子更是忤逆，明知乃父所說有理，故意違抗，專作相反的事，即便真個利害相關，事情重大，不能不聽，也要顛倒錯亂，改前爲後，不照全盤計劃，另生枝節，或增或減，以顯他的聰明本領，說老賊老病昏庸，好些不對，無事是他想得周密，有了亂子，便是老賊貽誤，手下人不耐老賊法令嚴密，再對狗子恭維，巧語離間，老賊迷戀烟榻，不多問事，越發威權日落，號令不一，祇由狗子一人，妄作威福，手下爪牙，不是虛應故事，敷衍一陣，便是兩面互哄，對老賊說，奉狗子之命，不敢不聽，對狗子又說，老太爺年老糊塗，顧慮太多，不及莊主文武全才，料事如神，於是無形中，鬆懈下來，這般享受慣的惡奴打手，既貪安逸，又怕遇上蒙面人送死，祇第一夜，恐老賊暗命心腹，監查探看，還在官道上去，走了些時，第二夜狗子聽了蠱惑激將，說敵人馬快，莊中那多人，尙被逃出，怎追得上，去也無用，祇有合力，將其擒住，才是正理，何必如此怕他，那夜初出變故，誰也不會防到，再要任其隨意往來，這人就丟不起，狗子竟被激動，新來教師，再吹大氣，越以爲仇敵如來，至遲不過第二夜，如何三天，未見動靜，分明衆商客，由遠方請來的飛賊，出其不意，把人救走，就在近處，知道莊中戒備森嚴，月光又好，來必送死，已然不敢妄動，於是鬆懈下來，玲姑說時，陳四

早把何首烏洗淨，捧了出來，從旁插話，補說詳情，和近來聞見，等話說完，也準備停當，笑呼賢姪請看，李強見那何首烏，形如嬰兒，手足五官，無不齊備，頭上披拂着好些根鬚，已被人折去了一大段，斷處漿汁，點滴外流，白如人乳，通體長約三尺，放在一個大瓦盆內，旁放杵臼石磨，陳四先用一把玉刀，將其割碎，放入臼中搗爛，再行細磨，下設大碗，用口袋兜住磨口，一會成泥，笑對李強道，這東西最忌鐵器，放入口內，連渣嚼吃，更好，我恐四孀，體弱氣虛，磨成漿汁好喂，你忙着走，不妨先吃，隨說，隨取了尺許長一段整的遞過，李強知道這類成形首烏，有返老還童，駐顏靈效，更是延年却病，滋補聖藥，忽想起仲猷父女，笑問這東西，放過多少時候，才失靈效，陳四笑答，至多一個對時，還要保存得好，最具妙用，是那漿汁，磨過的渣，如用磁瓶裝好，不令透氣，連蒸九次，照樣也有靈效，祇差一點，生的怕他汁水流淨，天氣又熱，容易腐爛，祇要能夠保存，封入磁瓶，蒸上幾次，並非不能久留，方才我因來人，不肯拿走，說這類東西，留他無用，一半也是真情，故意那等說法罷了，李強早就聞到滿屋清香，入口之後，先覺微澀，跟着甘芳滿頰，心神皆爽，越吃越香，咬了幾口，聽完前言，便不捨再吃，打算與龍姑帶去，正在四顧，想找包的東西，陳四看出他的心意，笑問，你是想帶走麼，我早想到，請先自吃，難得爲數甚多，我已備好磁瓶，爲你灌上一瓶乳汁，再將藥渣，用布包好，一同帶去，以免糟塌，否則，一個

病人，那要許多，你帶回去，祇要放在陰涼之處，不見日光，過一兩天，生吃都行，無須費事再蒸了，李強喜謝，便將自己這分，吃去多半，仍留一小段，帶與龍姑嚐新，玲姑隨尋一布袋，代爲裝好，陳四也把所磨乳汁，連渣分裝兩瓶，用布包紮，放入袋內，由玲姑代李強，斜掛肩上，李強見他，慇懃周到，連聲感謝，玲姑笑道，聽爹爹說，首烏有駐顏之功，送與你那位未來的賢妻，再妙沒有，像我這樣薄命人，真用不着，活得年久，更多受罪，留得顏色，與誰看呢，李強見他，詞色凄苦，老大不忍，忙勸慰道，話不是這樣說，人的精力，更比青春，還要可貴，有好些話，無暇細談，玲姊聰明絕頂，幾時聽我細談，自然明白，我等玲姊吃完，也告辭了，玲姑心已傷透，本不願吃首烏，當着李強，不肯露出，旁觀未取，不料露了口風，一聽李強要等他吃完再走，父親面容愁急，母親又在床上嘆氣，念頭一轉，笑道，我是在說笑話，這好東西，百年難遇，你們當我真個不吃麼，說罷，取了一塊，放在口內，連聲誇好，又脆又香，這東西吃上一點就行，吃了這多，該走了罷，李強方始告辭，一看天上星月，時已不早，空中有雲，月光時隱時現，惟恐誤事，忙往馬棚趕去，到後一看，內裏靜悄悄的，驢馬甚多，牢門大開，防守人已然睡熟，門外有鎖，上面釘着一把尖刀，一張紙條，竟和自己身邊所帶，口氣差不多，祇多了因事他往，晚來三日兩句，知道囚人，又被大俠七星子救走，空身一人，越發放心大胆，正順上月所行之路前行，打算到

了出口，如有阻礙，相機應付，忽聽前面馬蹄之聲，與常馬不同，還未想到自己的馬，會在此時尋來，剛往側面樹後一閃，立定窺探，忽然雲開月現，一匹白馬，已悄沒聲，由前面暗影中，輕輕走來，正是大白，心方驚喜，又有一人一馬，由左近樹林中閃出，定睛一看，竟是龍姑，騎了二花來迎，越發驚喜，連忙騎馬迎上，方想詢問，怎會同馬來此，龍姑已回轉馬頭，把手一招，當先馳去，李強忙把鋼鞭取出，縱馬趕上，加急前馳，一晃到了出口，見道旁防守人的屋中，燈光未熄，柵門大開，不見一人，一同越過吊橋官道，馳往對面林野隱僻之處，遙望後面來路，桃源莊一帶，仍無動靜，好生奇怪，龍姑當先催走，一同趕往東南山洞之中，剛一下馬，龍姑笑道，你奇怪麼，那位蒙面大俠，真是一位奇人，早在白天，就進了桃源莊，並還將我們的兩匹馬，帶去認路，就在賊巢之中，就地訓練，使其穿行各處隱僻小徑，以爲你我改日遇事，再來之用，他對我說，馬性極靈，一教就會，兩馬又是他騎那匹白馬所生，從小會加訓練，故肯聽話，隨他同行，任意指揮，今夜所救兩人，便騎此馬，已由他送到這裏，由另一人引去，我在外面，等了半夜，見他悄悄把人救走，送往森林，又趕回來，你還不見出現，不甚放心，又知把守出口的幾個廢物，已被誘往林中，分別綁向樹上，這條路上，無什行人，狗子和手下爪牙，聚在樓內，吃酒賭博，料你正和玲姑談天，許還不知此事，反正夜深人靜，不會遇見敵黨，這位七星子大哥，曾說莊中全是廢物，馬棚防

守的人，胆子較小，牢中囚得有人，不敢去往狗子家中聚賭，氣憤狂飲，已早吃醉，倒在地
上，大哥把他三人手脚綁上，搭進房內臥倒，門外上鎖，才救的人。此時不會醒，醒也無
用，說你快來，必往馬棚一行，不妨尋去，並說，他爲了一事，晚到兩日，幾乎被土豪父子
輕視，誤了兩個人的性命，他已在莊中，尋到住處，一草一木，他都熟悉，這兩次手到成
功，鬧得仇敵心胆皆寒，手忙腳亂，一半由於十年苦練，機警胆大，一半也由於平日用心觀
查，精於地理之故，此時秦賊父子的狗命，本已握在他的手內，但有一點顧忌，時機未到，
便宜他們，多活些日，我們這面，將來必佔上風，但有一事可慮，便是山洪暴發之時，須防
仇敵決口，近半年多，你我和村中掌管公糧的人，雖有密計，糧已多半藏好，又在暗中，開
出幾條逃路，那原是防備勢力不敵，棄家逃亡，另闢樂土，重建新村之用，現在形勢已變，
已用不着，除非天時難知。事情湊巧，和那年一樣，上半年還是好好，又非雨季，雪化之
後，突發蛟水，決可無害，爲防他因事遠行，往返數日之內，萬一驟然之間，山洪暴發，仇
敵乘機下手，就有退路，也有極大損害，爲此想探細底，和仇敵的陰謀毒計，決口倒灌，並
非容易，是否聘有這樣能手，如無輕巧極好的黨羽，便可放心靜待，時至下手，一舉成功，
暫時不去理他，這位大哥，誠信強毅，言出必行，狗子惡性難移，早晚仍要殘害土人商客，
見用重金，到處聘請能手，決不服氣，以後不問他是否在此，祇聽有人被困受害，匪須往

影，代他踐言，所騎白馬，已先送人騎走，同時騎的是二花，大白空馬後隨，和我談完，便自跑進莊內，我想有他藏在裏面，怎麼也不防事，行時，又說你一會要往馬棚，不防帶馬迎去，借此認路，演習也可，越發胆大，在外面等得心焦，試尋了去，本由林中，任馬自行，月光正被雲遮，大白忽然搶前跑去，月光才現，你便走來，玲姑見面，說我沒有，李強告以前事，並將首烏取出，龍姑喜道，你那舊情人，就這樣好麼，首烏如此靈效，到家和爹爹同吃多好，李強笑說，這一段是我吃剩下的，另外還有兩瓶乳汁，本爲岳父和你磨的，回來稍晚，便由於此，龍姑笑道，我又不疑心你們，何必表白，那位大哥，叫我們換完衣服，快些回去，仍騎二馬，到了山口，再放回來，還不快換舊衣，這首烏真個清香，你再分吃一半，李強說已吃了不少，龍姑不聽，祇得分吃，匆匆更衣上馬，馬行絕快，晃眼馳出山口，剛揮手令馬回去，走出不遠，忽見斜刺裏，崖坡樹林後面，箭一般竄出兩條黑影，往身後山溝內馳去，其行如飛，身材又都矮小，那麼快的馬，竟被追上，也未見怎縱躍，竟由後面，騎上馬背，和走上去的一樣，晃眼飛馳而去，不見踪影，二人看不出是什麼路數，好生驚奇，情急想追，龍姑想起此馬性烈，外人不能近身，日前豬兒幾被踢傷，後經自己發話，才得騎上馬背，這兩人上馬時，兩馬毫未偏強，如無其事，跑得更快，必是蒙面大俠七星子一起的人，想是有什麼事趕回，就便騎去，如有惡意，早已對面動手，前遇七星子，也是這樣行踪隱

祕，對面都不開口，便將李強勸住，一同回轉家中，仲猷竟未入睡，和衣滅燈，暗中坐待，二人驚問何故，仲猷答說，自你二人去後，朱四已來過三次，末了一次，天已深夜，先說感你二人救命之恩，前來道謝，後說，他已看出賢婿，不是常人，尤其今夜，把羊送回，人却不歸，莊中又囚有兩人，此行也許有關，並還明言，他是秦賊遣來的奸細，不過知恩感德，爲了事太凶險，趕來相勸，最好由他設法化解，兩不相犯，如真不行，他捨不得這裏，也就不回去了，詞色甚是誠懇，惟恐賢婿，犯險闖禍，更是愁急，我因人心難測，關係太大，再三分辯，末了聲色俱厲，要和他聚衆評理，方始嘆息走去，爲此髮疑，賢婿曾說，此人頗有良心，你看如何，李強笑答，無妨，岳父一夜未睡，且先吃了好東西，明日我去尋他，再作商計。欲知驚險情節，請看下集。

